

文 學 叢 刊

飯 餘 集

吳 組 緝

文 化 生 活 出 版 社

集 餘 飯

組 吳

有版權

平裝實價三角
精裝實價四角五分

飯餘集

吳組緝作

發行

吳文林

發行

文化生活出版社
上海福州路四三六號

印刷

文化生活出版社

巴金主編

文藝叢刊

第一集

共六十冊

路	茅盾	分	何穀天	短篇
故事新編	魯迅	飯餘集	吳組緝	短篇
神鬼人	巴金	羊	蕭軍	短篇
八駿圖	沈從文	短劍集	鄭振鐸	論文
團圓	張天翼	黃昏之獻	麗尼	散文
珠落集	靳以	雷雨	曹禺	劇本
雀鼠集	魯彥	以身作則	李健吾	劇本
南行記	艾蕪	魚目集	卞之琳	詩集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十二月初版
二十六年四月三版

代序

這裏收集的幾篇稿子是我最近整整十九個月裏寫的。除了第一篇是小說，其餘的都是些散文隨筆之類。這樣的湊成一個集子，既嫌龐雜，又過於單薄，自己也覺得很寒塵。

書名「飯餘」就是吃飯之餘的意思。因為這些稿子都是在爲吃飯而忙的餘暇裏寫起來的。

謝謝巴金兄，不是他一片熱心，我就沒有勇氣把它們編集成冊。

吳組緝，一九三五年十月二十八日。

目錄

樊家鋪	一
村居記事二則	六三
談夢	八一
柴	八九
女人	一〇五
悼鹿兒	一一三
泰山風光	一二五

樊家舖

—

八月裏一個風和日麗的天氣，寂寞的桂花香氣繞着那個一排茅舖的村子幽淡地飄散着。

這座村子名叫樊家舖，是從西南鄉各村鎮到縣城或經過縣城到外埠去的一條要道。茅舖約共三四十家，坐西朝東，連成長長的一排，面當着亂石砌成的大路。那些低矮的土牆，大都裂開了粗闊的罅隙，有的用一支杉木抵着地，勉強支撐着；有的已掉下大塊的泥土；有的甚至露出腐朽的屋樑和頂棚，看去已經不像還有人在居住了。

各家茅舖的門前，都有稿草和杉木搭蓋的過亭。過亭上面蓋着的稿草，和茅舖頂上的一般樣：在明麗的陽光裏呈着一片灰黑的顏色。稿草上面，絡成斜方格子的草索，完全鬆散斷亂，連杉木的樑柱也多半歪歪倒倒不成個樣子了。過亭的裏面，雜亂地攤着些稿草堆；有的想是從屋頂掉落下來的；有的則是外鄉逃荒來的乞丐打田畝裏搬來作床褥用的。幾張積着厚灰土的薄板臺凳，都已殘廢不堪，零零落落倒地倒臥在亂草堆裏。

這時有個女人從一家茅舖裏走出來，手裏捏着一莖狗尾草，插在牙縫裏挑弄着；一邊把背倚到一棵杉木柱的旁邊，向路上眺望。

這女人大約二十六七歲，蓬鬆着黑髮，樣子顯得很憔悴。太陽穴上一邊黏着一片正方形的黑色頭痛膏藥。兩朶又濃又粗的修整的眉毛下，覆着一雙生澀的眼睛。眼睛想是有了風火病，勉強睜着，露出絡有淡紅經絡的白珠。身上穿着一件齊膝的竹布褂，上面已經有了幾塊補釘，但是洗得很乾淨。

她用手掌罩住前額，皺着眼皮眺望了許久。望了一回路的南段，又掉過身肢望北段。兩頭的大路彎彎曲曲直通到山坡下，並看不見一個過路的人。

整個的樊家舖是沉浸在死寂裏，除了隔隣茅舖裏斷斷續續發出沉重的打草鞋的木棒砍擊聲和一兩聲嬰兒的啼哭。

寂寞的桂花香氣隨着微風吹送到她的鼻尖中。她抬頭從頂棚的破隙裏望望那棵高大的桂花樹，滿枝碎瓊的花朵閃着黃金的微光；她又望望這連成長排的破敗的茅舖，望望這攤亂着稿草的過亭，她扔去了那莖插在嘴裏的狗尾草，悠長地吐了一口氣。

『都死完了麼！』她喃喃地低聲自語着。

她漸漸想到數年以前這裏的熱鬧景象。

在從前，各家過亭裏原都整齊地排列着長條的木板臺凳，茅舖門口也都各有一張板桌跨在門檻上。上面擺着插有黃篾筷子的竹筒，幾隻疊着的放好茶葉的粗

茶碗，幾盒仙島牌小刀牌的香煙，和幾盤子紅椒炒黃豆，炸溪魚，炒菲菜一類小菜。各家竈巖上都有兩三把炊壺冒着騰騰的熱氣，跳動着蓋子，像個倒了嗓子的花旦似的哼唱着。那些過往的客人，有挑担的，有抬轎子的，有推小車的，有趕牲口的；有的是店舖的老板夥計或朝奉。他們或從外埠把大批鹽，糖，煤油，洋貨，布疋之類貨物運到西南鄉各村鎮去，或把各村鎮的稻，棉，絲，繭之類土產運向外埠去。他們一批又一批地打這裏過，從早到晚絡繹不絕。自己和鄰舍的「板奶奶」或「板姑娘」都穿着新漿洗的竹布褂褲，胸前繫着花布圍裙，鼻上漬着微微汗，熱紅着豐腴的兩腮，提着水壺或拿着飯碗像春天的蝴蝶似的忙亂着，從過亭飛到竈巖前，從這一桌飛到那一桌；一邊臉上含着輕盈的微笑，和客人答着話。

那些過往的客人剛剛承受了自己和別家女店主一番殷勤招待，蹣跚腳腿上的塵土，醒醒鼻子，辛苦的臉上含着安詳的笑，重新上道時，就又聽到歡樂的歌聲漫田漫野傳入耳裏來。那正是自己丈夫和鄰舍男子們在田裏工作時隨口唱的「花

鼓腔。」每到秋收過後或新年正月裏，田裏沒事了，他們照例在茅舖後面的曬稻坦上搭起一座簡單的戲台，你家拿出鑼，我家搬出鼓，幾件簡單的行頭，配上娘的老婆的衣服首飾脂粉等東西，連夜把七仙女下凡，蔡妙鳳辭店，送香茶，祝英台之類爛熟的故事非常精彩地扮演出來。自己家裏人，親戚，鄰近各村的男女老幼以及住宿的過客們，都來聚精會神的作看衆。有趣的時候哈哈大笑，悲慘的時候牽起衣角擦眼淚；到「會腔」的時候就前台，後台，甚至台上，台下一個聲音一個調子接應合唱起來……

「線子」

大路的北頭有個矮矮的人影蹣跚地走近來。那是一個五十多歲的矮胖老婆婆。一手柱着一根樹枝作拐杖，另一手用樹枝馱着一個大衣包在背上。女人聽到聲音，猛然從凝思中驚醒過來，掉頭向路北望去，看見是自己的娘。

「娘麼？」線子嫂懶懶地說：「又回家去做什麼？」

那老婆婆走到過亭裏，自己動手從草堆裏扶起一條板凳，把包袱放到地上，一邊坐下，一邊把額上繫着的「包頭」解下來，對着那張胖皺的臉子搨拂着，微微喘着說：

「回家做什麼？回家去養老娘也快要餓死了！」

「餓不到你頭上來。」

「你這沒天良的×，你當娘怎麼了？東家怕土匪，一家人搬到上海去了。土匪寫信給縣衙裏，十天之內要五萬塊，五萬塊——啊呀，八月的天還這麼熱，天也不是個天了！」說着把包頭放到板凳上，兩手牽起衣角搨動着：「你這裏還是沒生意嗎？」

● 這是一塊疊着的黑綢，由做兒子的花錢送到地藏王菴裏蓋上一個法印，拿回來給娘繫在髮額之間，直到進棺材。據說有這東西的，到了陰間可以減刑贖罪。鄉中有點福氣的老太太無論貴賤大多有之。

……小狗子呢……打了多少稻？」

「人都死光了，鬼都不上門！」

「小狗子呢？打了多少稻？夠得租錢開銷嗎？」

「打了多少稻？莫問那個話。我們餓死了也不問你老娘貸一個。你放心！」

「你這沒天良的×，你當娘怎麼了？你當娘是個有錢的？你當娘腰裏留着多少

錢？」

「有錢沒錢我管不上。」

女兒的說話聽在娘耳裏，猶如生吞了幾塊冷石頭。娘望望她那張冷硬的臉子，覺得自己的苦楚都無從說出來；醒醒鼻子，嘆了口氣，說：

「不倒碗茶給我喝嗎？」

「等一回吧。還要燒。」說着懶懶地走到裏面去。

北路上又走來一個人。瘦長的身肢，穿着一件寬大的灰布長領衣；小小的脚，套

在圓頭鞋裏，如同一對小鯽魚。走一步，打一個跟跄；手裏一根龍頭拐杖，揮擊着石路，發出清脆的聲響；一個圓光光的頭，在太陽光下兩邊幌動着。老婆婆認得她是西岳山地藏王菴的尼姑蓮師父，站起來，招呼說：

「蓮師父，從城裏來嗎？」

「城裏來……好桂花香！」站住了，左手捻着香珠子說。

「聽到消息嗎？土匪寫信給縣衙裏，十天之內要五萬塊，五萬塊。有錢的人家都搬走了。——路也真難走。蓮師父身肢倒結實……歇歇吧。」

「你還是在西門贊治第趙老爺家侍候麼……回來看姑娘？」

「就是的呀。——蓮師父你請坐。」說着，讓蓮師父同在那條狼狽的板凳上坐

下來：「我在贊治第頭尾幫了九年工……趙老爺一家人搬到上海去了。——上海去了，昨天走的。東家也捨不掉我，我也捨不掉東家。太太要帶我到上海去。我怎麼個去法，我家裏大大小小一大窠，我把骨頭送到外鄉去給趙老爺拖上一個大累贅？」

……我想想，我不去。東門元康祥三老板說僱我。我今天去問，又說不僱人了。——土匪土匪的，家家手頭都是難的了。」

「你是個有福氣的，也該回家養養老了。」

「蓮師父，說那裏話？我養老？有那個命根？——我養兒子孫子的老！一個女兒還同我紅眉毛綠眼睛的。」

「幾個大漢？我倒忘記了。」

「三個沒用的貨。八個小的。這幾年稻子不值錢，絲繭沒人受，老大到城裏當了團丁了。還是趙老爺的面子，天天大的面子。老二，老三在城裏做雜貨店。一個一個做了「茴香」了！這一家餓殍吳蟲，不就在一個老棺材身上叮血吃？一個女兒

● 「大漢」是兒子之客氣的稱呼。

● 「茴香」爲回鄉之諧音，謂失業回家也。

還同我紅眉毛綠眼睛的！」

「線姑娘脾氣扭一點。」那尼姑說着把聲音放小了：「上次在這裏碰着你，我看她那顏色，也真不像個見娘的顏色。看不得，唔，看不得。你是奶頭上送來的呀，唔，不嵌肉，也難怪。」

「早先不是這樣的。」喉嚨也跟着低了：「就是去年小狗子——我女婿——交不得東家田租錢，東家招呼區公所派了兩個弟兄來逼討，要拿人。線子到城裏去求我，說近來茶棚飯店沒生意，手裏沒一文錢，要我填一填……你看她說話多容易！我又不是在城裏當知縣。我到那裏弄錢填……這幾年絲繭沒銷場，那家不是看風轉舵不養了他兩口子却屎墊了心，還要養。說人家不養我偏來養。疑心發個大財，一養就養了個十大盤。自己一點桑葉不夠吃，挨到三眠快見老，沒葉了。又是叫我拿錢

出來買葉子……你飯店又沒生意，又沒葉，又沒錢。你養什麼蠶，蓮師父……」

「年輕人做事都冒冒失失的。」

「那我管不上你自己癩的屎，你自己吃。我不管——不是我不管呀，我拿什麼管我一家十多個身分，十多張嘴，不吃不用了？就是我一個老棺材是該死的？」

「唔，唔，可是呀。」那尼姑鎖起扁皺的嘴巴，連連點着光頭說：「到底自己身邊的要緊呀。」

「她屎墊了心，說我有錢上人家的「會」，就沒錢借給她……要死嘞，我上人家的會我上了多少會？大不了老前年張嫂子丈夫死了，出不得。太太的面子叫我了上她一脚五十的會。一年搖兩次：三月一次，九月一次。今年四年了，我還只是付，搖不到手。看看只好得末會了。那幾年，大家手頭還過得，我纔上的呀。我要賣，我要頂。求爹爹，拜奶奶，那個頂你的？人家正求你頂他的，上他的呢！兩年了，都是借錢付。——就是春天在你菴裏借了五塊錢去付會，她看見了，要我借給她買桑葉……我付了四

年的一個老會，我不要了？我把付出了的都不要了……她就和我結了仇。當我是個有錢的，當我百萬豪富，當我藏着金銀元寶不肯拿出來幫襯她。我辛辛苦苦做到頭髮白，我做了強盜搶了人家我肉裏出錢……現在好了！東家走了！走了！大家一樣了，都要餓死了！給她眼見了！』老婆婆說着，老花眼裏漾滿了淚珠；抖顫着手從掩襟裏伸進去，掏了半天，掏出一塊手帕來擦眼皮。

● 這是一種很巧妙的制度。法由需錢的人爲「會首」，約定九人，各出錢若干，交會首收用。以後定期開搖（或一月一搖，或一季一搖，或一年一搖，各視其財力而定）搖時抽籤決定先後，以骰子入碗中挨次搖之，誰的點子最大，誰就得會。與會者即各出錢如前數與得者，並各付極輕的利息若干。凡已得會者，下次不得與搖。如此遞減，直至九次後，大家都得一份，會遂解散。此法在邀會者（即會首）可以極輕之利息而借一筆整款，取整付零，不覺吃力。在上會者則付零取整，亦是儲蓄之一法。此法盛行鄉間，都市中恐亦有之。

「嫁出門外的女，潑出門外的水。一口長氣嘆了，也能了。——人呢？」

「在裏面燒茶。看我走了十來里路，汗一把，水一把的，茶也不賞碗給我喝，還要討。——還要我自己討。」

「人心大變了。菩薩託了夢，聽到說過嗎？上個月的事。菩薩手裏捏着鋼鞭，一臉怒相。——從來沒見過那怒相。——我看見手裏有鋼鞭，我曉得不好了。民國推翻那年也是捏着鋼鞭的。……阿彌陀佛。慈悲慈悲吧。」那尼姑顯出一臉嚴肅駭怕的樣子，把嘴巴鎖得滿沿是皺折，連連捻着香珠子，吐着氣。

「呃，菩薩說了什麼？」

「菩薩把鋼鞭望西北方一指，半天不開口。我跪着，頭都不敢抬。——怎麼敢抬？——半天，半天，說話了。——聲音像打銅鑼，平時不是這樣的。——說大劫要到了，黑頭髮去一半，白頭髮一齊算。——就只兩句話。半天，半天，不開口。……我求着說，超度超度吧。」深深換了口氣。

老婆婆盯着眼，望着那個光頭，也挺一挺腰，吐了口氣。

「菩薩還說什麼呢？」

「果然呀。菩薩託夢的第三天，五龍山的土匪動作了……你剛纔說土匪要五萬，問我可曉得？——可曉得呢，趙老爺不是我關照，他肯搬了走？——這都是人難，算不得數。人心大變了，菩薩也不能容的……十月初四起。天要黑七天。」

「菩薩說的……」

「我說是誰呢！——蓮師父說話呀。」線子嫂皺着眼睛從茅舖裏探出頭來，毫無表情地說。

「蓮師父談菩薩託夢，劫難要到。線子，你來聽聽吧。」

「有錢的怕劫難。我們不怕。天掉下來，還有比我們長，比我們高的。你們打打主意吧。」說着重新進去了。

「聽聽這個話。」

「唔，唔。」蓮師父連搖着頭，哼着鼻子說。

「還是沒茶嗎？線子，線子。」老婆婆高聲喊。

線子嫂提着一把瓦壺和兩隻大碗走出來，望地上一放，把眼睛揉了兩揉說：

「那裏真的就渴死了！喝吧，喝喝足。」

老婆婆吐了一口長氣，弓着背在地上取了碗，先倒了一碗給那尼姑，而後纔自己倒了喝。喝了一碗，又喝第二碗。

「蓮師父，我這樣的人，活一年，是一年；活一天，是一天。仔細想想，都淡了念頭了。人家說，養兒防老，積穀防飢。我呀，我現在是現在是……」

「怎麼樣？」線子嫂遠遠向南路上招着手，高聲喊：「還是不肯饒麼？」

來的那個人赤着上身，肩上披着一塊藍布披巾；黑布褲子直捲到腿彎上。身肢雖粗壯，臉子尖尖地，却很有點清秀。一看樣子就像個花鼓戲裏的旦角。

「是小狗子嗎？」老婆婆把茶腳潑了，拿着空碗說：「去做什麼來了？」

樣。

「小狗子不作聲，一步一步走近了。那臉上，流滿鵝汗珠，板得像木頭雕就的一般

『小狗子，』老婆婆說：『娘現在好了！趙老爺走了，一家人都到上海去了。現在大家都要餓死了。都要餓死了！……土匪要五萬塊，寫信給縣衙裏……』

『小狗子還是不作聲，用披肩抹着臉上的汗；又從額上除下「汗吸子」，拿在手掌裏擠捏着；汗水滴在自己赤腳上，把腳蹠了兩蹠，地上冒起了一層塵土來；轉過身，走進屋裏去了。』

『還是不肯饒？找到稻販子沒有？』線子嫂釘在後面問。

『稻販子！稻販子！都要吃人了！』小狗子在屋裏嚷。

『一塊六？還只肯一塊六？和城裏礮坊裏的價錢一樣？』

● 是一種蘆繩編的東西，用線套在額上，藉以吸收汗液，免得流入眼睛裏。

「想發財！一塊六。做亂夢麼！」

那尼姑瞪着眼睛，瞪了老半天，拄着拐杖站起來，說：

「太陽快偏西了。還有三里山路……人心大變，阿彌陀，慈悲慈悲。」

「就走了麼？」老婆婆問。

那尼姑剛開步，就打了個踉蹌；用拐杖拄定了，回過頭說：

「你坐一回吧。我比你走得慢。」

說着，蹣跚蹣跚走出過亭了。

老婆婆望着黑洞洞的屋裏發了一回呆；半晌，纔弓着背，在地上包袱裏掏摸了一回，摸出幾支紅蠟燭和一塊肥皂來，慢慢走向屋裏去。

屋裏低矮而且昏暗。只從東邊一個甕口窗上透進一支淡光。剛進來，眼前繚滿綠色的花暈，簡直瞧不出人是在那裏。漸漸有點看得出了：小狗子捧着頭，坐在板房的門檻上；線子靠在竈巖旁邊，用葫蘆瓢舀着水，一瓢一瓢倒在木盆裏。

「線子，線子。趙老爺家還願的神燭，我要了幾支；要燻了，放個陰涼地處吧。」說着，走到一隻水缸邊，把蠟燭給放在缸拐裏，「這是一塊日光皂，風乾的，也是太太給的。」

「你留着自己用吧。」

「我有的。——到底怎麼回事，小狗子？今年田租錢還是不夠付，小狗子？」
沒回答。

「還是不夠付，線子？」

「六畝八分田，打了二十五担稻。前幾天問礮坊，只肯照一塊六算價。今天找稻販子，說一塊六也不行了。只抵還礮坊的「放青」。」
● 就快三十塊。東家的租錢只好

● 內地礮坊有兼售油糖雜貨者，農人日用均在此除取。每到秋收，即以稻子抵償。此係一種變相的「放青」，然其剝削之酷辣則無二致。

拿命抵還了。——東家漆黑鐵硬，半文錢不肯饒。稻子打一粒，要一粒去。三個朝奉看守着打，都扣在礮坊裏。」

「是那一家？」

「問那些做什麼呀！——是阜豐泰。又是你趙老爺家的店……這些爛了心肝的，都一個個是閻王春上時候，稻子稱出來給我們，兩塊五兩塊六算價。現在我們抵賬就只肯一塊六。——一塊六還不肯殺人，不見血。」說着，把木盆端進板房裏：「洗澡吧。——」

「這個田種不得了，小狗子。快休兵。要趕快。」

「他娘的！老子要殺人！老子從阜豐泰開刀！」嚷着站起來，走進板房裏。

「是真的呢！這個田種不得了。你們村上這一溜可還有幾家是種田的？」

「不種田，做什麼吃什麼？」線子嫂冷笑着說：「風涼話！我們可不比你老人家

呀。我——」

『不種田，做土匪！……聽陳扁担說，隔壓老四，老三；推車的小三花，大毛子都上了五龍山了。老子也來幹：你不殺人，人就殺你。顛倒這麼的！』

『小心點嘴巴罷！』線子嫂說。

『……………』

老婆婆僵着站了一回，重新吐了一口氣。一邊向外面走着說：

『我走了。……現在好了！大家都要餓死了。』

二

天上烏洞洞地，四面的山巒都被雨霧封鎖着。濛濛細雨牛毛似的漫天漫地飄飛。一陣涼風吹過來，茅鋪前後的那些樹木瑟瑟亂響。桂花樹上凝積着的水點隨和着憔悴的殘花，從過亭上蓋着的稿草的破罅處灑落下來。

過亭下的亂草堆裏，一簇一簇地坐臥着襤褸不堪的乞丐。那是從外地來的逃

荒者。婦人們有的赤露着胸口，跌坐在稿草上，一邊整理着腳邊一大堆的污穢的破布條，一邊任小孩爬在地上，鑽到自己胸口吮着乳；有的手裏捧着一隻缺口的瓦鉢，裏面盛着從田畝裏掃檢來的農人們遺落的稻粒，一把一把他抓了望嘴裏塞，皺着眼睛咀嚙着。男子們有的坐在地上，在一塊缸瓦的破片上攢着黏泥；有的在用泥模子鑄着粗劣的小泥人，一隻一隻晾在牆腳下；有的手裏拿着一支竹竿，竹竿頭上紮着草把，把粗紙製作的紅紅綠綠的人物鳥獸插置到上面去。小孩子有的拉長了骯髒的醜臉子，高聲號哭；有的在潮濕的泥地上亂爬；有的隨手在地上檢拾着從上面灑落下來的桂花，一顆一顆地塞到嘴裏去，滿嘴上都沾着污泥。

茅舖裏有個婦人把一個乞丐推出來。那乞丐的背上用草索捆着一個小孩，手裏捧着一個破瓦鉢，裏面也是盛着混有泥土的稻粒。

「你要搶麼？」那婦人說着，把茅舖的板門掩上了。

那女丐捧着鉢苦笑了一回，把嘴一撇，打着滿口外鄉話說：

「裔奶奶的草又燒不着，借爐子使一使也不行嗎？」說着，低頭在鉢裏舐了幾粒稻子在舌上，慢慢嚼動起來。

遠遠一陣不成腔調的軍號聲破空而來：

「低低低打——打——打得打！」

許久以後，從南路上的山坡下轉出一支隊伍來。隊伍漸走漸近，零亂的脚步聲震得四野裏一片響動。

那隊伍共總不過四五十個人，都穿着不稱身的灰布制服，綁腿胡亂纏在下腿上，襪子穿草鞋，泥滯直齊脚踝。每個人都用一種不自然的別扭姿勢，馱着一桿槍在肩上。有的馱的是來福槍，有的是獵人用的「土槍」及長到一丈多的「過山龍」。一個四十歲上下，留着仁丹鬍子的長官，戴着白手套，架着眼鏡，整齊的中山裝上斜掛着一排子彈，手裏打着一把雨傘，挺着胸口跨在馬背上，腰下的指揮刀碰擊着鐵鎧和皮鞋，鏗鏘作響。——儼然一位上將，威武非凡。

隊伍的前面，一個旗手領頭。那旗桿又粗又高；旗手歪斜着嘴巴，露出半邊齒，把下端抵在自己的下肚上，一挺一挺地走着，顯得十分吃力。旗子白布黑字，已被濛濛細雨淋透；偶然風吹來，很勉強地把疊折處微微吹開，是「××縣人民自衛團第三分隊」幾個八分字。

「立——定。稍息！」走近了過亭，那長官放出尖溜溜的嗓子威武地喊。

茅舖裏走出幾個憔悴的婦人，站到門口張看。過亭裏那一羣乞丐，也都各自停止手裏的工作，對隊伍瞪着駭怕的眼睛。

那長官走到過亭裏，收下雨傘，下了馬，臉向着乞丐之羣，立定了，右手把着腰下的指揮刀，板着威嚴的臉子；半晌，舉起左手做着手勢，打着不成熟的普通話，說了：

「你們聽好了：你們自己都有家鄉。你們都有。現在，我們地方上，很是緊急——很不平靖。你們應該，都知道了。你們要在，三天之內，離開本地。三天，三天。懂了沒有？三天之內，離開本地。別處的，也招呼了，一律，離開。都一樣。外鄉人，我們，不許，停留。」

回頭轉向那幾個看熱鬧的婦人，改了本地話問道：

「家裏有男漢麼？」

「不在家。」婦人們答道。

「店裏住了客人麼？」

「沒有，那有客人嘞？這兩年——」

「好。聽清楚：以後如有形跡可疑的旅客，你們要隨時報告我們局裏，地方不平靖，我們已經有個準備。大家安心做活，不要驚慌。」

大家都鴉雀無聲。

過亭外面，冒着雨「稍息」着的隊伍裏，走出一個矮個子團丁，他手裏拿着的那支「過山龍」，幾乎比他自己身肢高過三倍，躊躇着走到一家茅舖門口，苦笑着那張扁臉，向一個婦人低聲喊道：

「線子！」

線子嫂看見喊自己的這人，一付狠狠滑稽的樣子，初初驚了一下；接着，認得是她大哥，撇着嘴，笑了：

「恭喜你得了好差事了。」

「我就是操不好，沒法操得好。我們昨天下午放哨出城的，出東門——狗子官呢？聽說他出了事……」

「歸隊！」那長官尖聲叱嚷。

「低低低低……」那别扭的軍號也照例吹奏起來。

那矮子扛起「過山龍」顛着脚尖，像一隻鹿似的竄了出去。

隊伍集好後，那威武的長官再發一聲號令，打起雨傘，跨上馬背，自己押在後面，跟跟跄跄地向北路去了。

「禽奶奶的！乞巧的堆裏喧嘩起來，有的這麼喊。

「你們不打算搬走嗎？」茅舖門口的婦人問。

「搬他奶奶的！」

線子嫂卻不會有興致和那些乞丐們打談。她聽了她大哥一句沒頭沒尾的話，像聽到一個霹雷，冒出一身熱汗，滿肚子起了疑團，掩上板門，回到屋裏。

剛走到裏面板房的門檻上，她突然像個瘋子似的，三步重新跑出茅舖，跑出過亭，喘着氣向北路上喊：

「大哥！大哥！」

「低低低打——打——打得打！」

那別扭的軍號聲已在遠處，隊伍跚跚跟跟地快走近那個山坡了。

線子嫂瞪着眼睛，望着隊伍的影子呆了許久，憔悴的臉上漸漸泛出灰白顏色。她覺得她的心肝在腔子裏像個小老鼠似的亂跳亂竄，她覺得她的脚下蹣跚着棉花。

她把那雙乾澀的眼睛揉了兩揉，想鎮靜自己。半晌，回身走到舖裏，掩上門，坐到板房的門檻上；曲着臂膊抵住膝蓋，手掌托住貼有膏藥的太陽穴。

她的頭腦像受了一個突來的襲擊，覺得有點昏亂。漸漸她想起那天晚上的事。一天黃昏時候，一個滿頭長頭髮的粗大漢子走進自己舖裏，手裏捏着一把蘆桿，亮着熊熊的火光。火光裏顯出一張猙惡的醉臉。

「哎呀，不是老扁担嗎？」自己驚了一下，問。

「小狗子呢？」

「上城去了，就回來。」

「怎麼，還沒吃飯？」

「作興他在城裏吃了來。」

「你曉得嗎？我同他約好了，有事。」

「他沒說起……什麼事？」

「回頭告訴你。」

不久丈夫就推門進來……兩個人把炊壺底上凝積着的煙煤各抓了幾把，塗

滿一臉。

「你們打算幹麼呀？」自己牙齒也顫抖起來。

「你莫管。」

「小狗子，你可做不得那事呀！……」

「也要試試看。」丈夫鎮靜地答。

「那不行。我不許去。」扯住他的褲帶。

丈夫把自己一推，兩個人拉開舖門飛跑地走了。

這一晚自己不曾睡覺……

到三更時候，纔聽到嘎嘎的叩門聲。開了門，丈夫回來了：黑色的臉上露着一張紫紅的嘴唇。唇上掛滿牙齒血。渾身瑟瑟地抖着，踉蹌地走到裏面板房裏。

「當是一個大財喜呢，他娘的！」兩片紅嘴唇不住地震抖，喘着粗氣，說着，抖着手在腰上的通海帶裏摸着；摸了一回，掏出八塊大洋，兩張鈔票，另外一隻金鐲，望板

桌上一丟。

「要死嘞是那一家？」

「西崑山……好兇的眼睛呀，一見面就認得我了。就喊，就抓我。」

「認得了，呢？」睜大眼眼嚷。

「低聲點！……老陳兜胸給她一拳……翻在階台上……老陳還不放心，拿了

一隻銅香爐沒頭沒腦給她一軋……」

「要死嘞！……自己禁不住又叫一聲。

「低聲點……我說，這可是你自己討死的啦！——自己討死末！」

……

外面有個人推了門進來。

「有人在家麼？」

線子嫂猛的從昏亂的思緒裏驚醒，抬起頭，從門檻上站了起來。

「誰呀？」

「是我，板奶奶。」

那人走近了，撕着嘴在笑，露出兩個金牙；穿一身華絲葛舊夾襖；腳上的膠皮雨鞋發亮，倒提着雨傘；瘦瘦的長方臉，平頂的頭。線子嫂認得他是縣衙裏的「班副」，頓時心肝跳到喉嚨裏。

「王七爺……」

「是呀。」

「七爺什麼事？」線子嫂鎖定了自己，閑閑地問。

「沒事。——到分界渡有點小事。路難走，進來喝碗茶。」

「多久沒下鄉了。」

「並不久。上次提一個佃戶歸案，過這裏，天晚了，我沒進來喝茶。」

「真丟醜，茶還要現燒……沒生意，七爺。」

「不忙。你慢慢燒。」

「是呀，那個戶什麼事？」說着走到竈巖前去燒開水。

「還不是那回事……眼前，各事都難，種田的更難：年成不好，稻價又只是落。」

「是呀。」

「你說種田的難呢，田東家也不容易：錢糧附加重——稻價落，錢糧稅捐不落。

——兩邊都難。」

「是呀。那事歸根怎麼判的？」

「還不是那回事：佃戶欠兩年租錢——自然不是他不肯交，是交不出——是個福氣人家，家口也實在不輕。可是田東家不能依呀。你一年不交，兩年不交，東家要產業做什麼是不是？」

「是呀。」

「縣長是個善心的人，凡事都馬虎。只打了幾板子，押到「三班」裏。我看他可

憐。人也老了，——是個老頭子，那個戶。」

「是呀。」

「我這個當衙門的，不行。天生我吃不得這碗飯。我心肝軟。看見差不多的什麼事，能幫襯人家的，我總要幫襯。人活在世上做什麼。吃了這碗衙門飯，是沒法。——我不行。我總要幫襯苦人。」

「七爺是好人。」

「這話只你說。人家可不然，背後就罵我。所以，好人也難做。……我叫他家裏拿出幾個小錢賞賞班裏的弟兄。弟兄也都聽話，好打發，也就放了。租錢好說，叫他慢慢做了還。——總得還。」

「那是呀。」

「狗子官不在家嗎？……今年收成總不差？」

「進城了，還是前天進的城。七爺沒見他？」說着腸子裏一陣熱，像被開水澆着

了一般的感覺。手裏抓着一把茶葉望碗裏放，灑滿了一竈巖。

「只要年成好就行。」那班副好像不會聽見她的話，自管自接着說：「舖裏生意冷淡點，不礙事：碗裏沒了，鍋裏有。這就行。」

「那裏話呀，七爺種着六畝幾分田，去年就借債付的租錢了。今年——」

「今年的總沒借債了？」

「怎麼沒借債——」線子嫂心裏一跳，睜大眼睛說。——但隨即鎮定了，說：

「呃，比去年總算好一點。」

「狗子官人能幹，我就喜歡他。」

「七爺疼惜。」

「不是我。最喜歡他的七仙女下凡，那，那，唱的做的都到家。身段，——那身段！板奶奶，他扮起來比你強。我不說偏心話。——也多年沒唱了。」

「是呀。」

「那年正月裏，聽說這裏有戲。我特意來看。果然，七仙女下凡。隔壁老三扮董英。賣身葬父；孝心感動天心……狗子官的七妹。我說，板奶奶，不怪你兩口子恩愛，我都愛。嚇嚇！」

「七爺說笑話。」

「不是笑話，多場子我真還想着。」

「一個熱騰騰的樊家舖，人都散盡了，七爺只好叫他一個人唱給你看。」

「所以呀，我這是說笑話。就有人，也唱不得。地方上這樣緊急——這兩天風聲好個緊法呀，板奶奶。」

「是呀，聽說五龍山又有信給衙裏？」

「五龍山？就是西南鄉近來也出了幾個搶案。」

「是麼？」線子嫂平靜下來的心，突又起了震盪，臉上噴滿熱氣，低着頭把開水沖到碗裏，送到班副面前，說，「七爺，你用茶。」

「得罪。」那班副把手裏的煙蒂扔了，吹着碗裏浮着的茶葉。線子嫂重新坐到門檻上，瞪着班副那尷尬的神氣只是凝神。

「出了幾個搶案，——還有一條人命。」

「人命……？」

「事情你聽到了，這麼近？縣裏剛曉得。打算明天去驗屍。」

「那裏的事……沒聽人說。」

「做案子的你總認得：挑担的陳扁担。長頭髮，大個子的那一個。他的担子老是

一百多斤。記得這個人麼？」

「…………？」

「想不到這人做這事。——也難怪。年頭太壞了，那個存心要做壞人也是沒法。」

「……這事人賊都有了。前天捉住的……是前天。」

「…………？」

「他太心急了，胆子也癡大，不曉得忌諱：他把一條金簪——並不是金的，是包金。——想拿到城裏去換錢，天黑了，把守城門的團丁不肯讓他進城。他當是平常時候，不要緊。就和那團丁吵起來。那團丁是個衙裏的衛隊，是個「老公事。」——這就該倒霉：要是個本地的土團丁，事情也就罷了。」

「……………」

「那「老公事」便要搜他。一個心虛，不讓搜；一個想，你不讓搜，我偏要搜……結果抓到局子裏。一搜，果然，搜出那根簪子來。還有五張上海鈔票，——一塊的。」啜了一口茶：「問他，你那裏來的金簪和鈔票？——這傢伙是個膿包：担子是挑得，一百多斤，一把牛氣力；却是個李達哥，腸子是直的，沒心竅：頭一句就給問呆了，答不上。局子裏給扣住了，第二天，——就是昨天。——昨天就壓到衙裏，起初不肯說，上了夾棍，還不說；火鏈子燒好拿出來了，不能不說了……」

線子嫂半天沒作聲，突然雙手捧着臉，號哭起來了。

奶，「這怎麼說！這怎麼說！板奶奶我清楚！他是誣攀的。我清楚，我清楚。……板奶

那班副扮着正經的臉子說着，走去勸拉她。線子嫂不理睬，像個小孩子似的，只是拍着膝蓋，一仰一合放大聲音嚎啕着。

「啊，這是不是了。」

線子嫂嚎啕了一回，忽然止了哭；牽起衣角抹抹眼淚，抽扁着嘴，使勁忍住哽咽，說：

「七爺，七爺……」喊了兩聲，又重新傷痛地嗚咽起來。

「我清楚，我清楚。他是嚇昏了，就誣攀你狗子官。」

「七爺，七爺……這事我只好求七爺。」說着，抽扯着下巴，跪到班副跟前。

「這怎麼說！這怎麼說！板奶奶……你折我的壽了！快起來，快起來！我王七還想再活兩年。」一邊說着，一邊抬着線子嫂的手膊扶起來，安放在門檻上，說：「我要你

求，板奶奶？我們多年交往，狗子官是我的朋友。我要你求，我今天便不會自己上門了。」

「……………」

「狗子官是黑天大冤枉，我清楚，我清楚……我把事情談談完，免得你家馱了冤屈，還找頭不找尾。那陳扁担就照實說了：說東西是西崑山地藏王菴裏的。」案上」把「擊子」一拍，說：你胡說！菴裏那裏來的金簪和鈔票——「案上」是個好人，怎麼曉得這裏的菴，都有點田，手頭都是有兩個的——這個蓮師父人就能幹：積了幾個香火錢，盤放得日長夜大。板奶奶，說句不見笑的話，前年我過不得年，我就拿了我媳婦兩隻戒子在她處押了七塊錢，春上纔取的——那陳扁担說，菴裏蓮師父……都說了，都說了。問還有那個是同夥？他就他就攀了你狗子官。也湊巧，狗子官在阜豐泰算賬，那裏曉得冤枉憑空飛到自己頭上來？——板奶奶，你放心。儘管放心，昨天沒開審。收在收在收在……」

「人是收在那裏呀？」說着又嗚咽了起來。

「所以稍稍不好辦呀。要是在「三班」裏，凡事我作得主，不就好辦了？」

「大號子？」

「人命搶案，怎會不是「大號子」？所以這事我有點含糊，不好辦的。確不好辦。這是在「頭班」的手裏，我們這「頭班」是個侂子，鐵面無情，就是因為我這做朋友的沒用處，幫不得忙，我纔來和板奶奶商量商量。總要想個法子。」

線子嫂捧着臉重新嘆喙起來，歪歪倒倒再跪到那班副脚前，啞着喉嚨說：

「七爺，七爺……七爺替我……替我做做主。我求七爺，七爺，七爺……」

「啊，板奶奶，這是做什麼？這是做甚麼？啊，快起來，快起來。」

● 內地縣城的監獄分兩種：一曰「大號子」，專收案情最嚴重囚犯；一曰「三班下處」，拘押竊

賊等小犯。

「七爺，七爺……」嚎啕着，跟跣地站起來。

「板奶奶，這不是哭的時候。你坐下來，坐下來。我們慢慢商量。總要想出一個辦法。狗子官我們好比親兄弟，親手足。這事我也脫不得責。還要你求我自己要出力。」

……我把情形談給你聽：那陳扁担招供了——攀了，是攀了。——攀了狗子官，案上當時就發出傳票。兩個弟兄，傻裏八氣的，也不和我說，一逕到街上找；一找，就在阜豐泰找着了。找着了，也不通知我，一逕就交到「頭班」裏。等我曉得這事情，生米煮成熟飯了。我心裏一急，我想，人命關天，這這，狗子官吃不了，我得盡點力。我就去找「頭班」。「頭班」曉得我好管閒事，喜歡周全人，把我兜臉一頓罵，回我三千八百里……我也放下臉子，——我大義滅天，我心肝是雪白的，板奶奶，我不怕他。——我說，這人是我的至親「把弟」，是個正品人。你要是當真辦他，你就先辦我……「頭班」也究竟到底是好人，見我這麼一說，嘴裏就鬆了說，既是這樣子，大家都不外，我也願意幫襯……光景不會把事情鬧穿，可以掩蓋過去。光景可以掩蓋。不過，「頭班」肯

幫襯，他手下那班蝦兵蟹將，通不過。我去說，我去疏通：我說，這人是我至親把弟，大家瞧我這破面子，要包圓。那些弟兄究竟眼光淺，看不遠，還是那一套：要我給賞錢……衙門裏的事，唉，真是他娘的……我說，這可不行呵！我這把弟是個種田的，這兩年年頭這樣，板奶奶的飯店茶棚也都沒生意，你們都清楚。你叫他上那裏弄錢？你不是存心要迫壞人？」

「什麼數目呢，七爺？」線嫂子不耐煩地問。

「板奶奶，那就不能依他們了：頭班裏上上下下總共就十五六個人，你一人給個一雙手，你就只好請財神爺爺了！還了得！現在，我不能依他們。狗子官，狗子官——」那班副說着，掉頭向那甕口窗裏看看天色，忽然說：「哦呀，我要誤事了！怎麼天就要黑下來了？怕還有大雨。我還要到分界渡，還有十多里山路。我坐不得了。這樣子，板奶奶：你隨便借借看。——你老太太路頭多，借借看。弄到幾個算幾個。交把我我要拿我這個破面子和他們碰碰看。——在往年，就好辦：這幾年衙門裏的弟兄也真是乾

灘上的鴨子，不給幾個總不行。」

那班副說着，站起來，拿了雨傘，走了兩步，重新回頭說：

「板奶奶，你放心。過堂的時候有我。我要盡力。人不會吃苦的。掩蓋，也總有法子掩蓋。你放心。交在我身上……你也寬寬心，不要愁，不要急……」

線子嫂望着那班副的後影，咬着牙齒，直瞪着。半晌，半晌，突然歪歪倒倒地地奔到板房裏，倒到床舖上，雙手捧着臉，呼天搶地的號哭起來。

三

第三次桂花開了，又謝了，桂花樹上的葉子也有飄落下來的了。——時候已經是九月中旬。

田野裏飄散着野花野草的香氣，吹在面上的風已微微有點寒意。溫和的太陽照着樊家舖一片灰黑敝敗的茅屋上；茅舖的過亭裏，比平時熱鬧了。

過亭稿草堆裏，東倒西歪的幾張臺凳，能站得起來的都已站立起來了。臺凳的旁邊歇着一兩堆男女過客。那些男女各有一張白皙的臉，雖然都含着愁慮不安的容色。轎子擔子塞滿在過亭裏。有幾家茅舖的板奶奶，憔悴的臉上稍稍恢復了一點高興樣子，又提着水壺進進出出地忙亂着了。

一位剪髮穿藍布旗袍的小姐，低着頭，把短枝上纍纍的毛栗的小刺團放在脚下踏動着，踏一回，把刺團拾起來，「尖」着白皙的手去剝弄。嘴裏一邊舐啞，一邊和旁邊一位愁眉苦臉的太太說：

「娘，這毛栗比家門口買的甜，你吃吃看。」

那太太苦笑了，和對面另一位太太說：

「我們這姑娘，一點不懂世故呀。別個心肝都飛在半天裏；她呀，她一點都不愁，快樂的很：一路上要下轎子摘毛栗。」

「十幾了？——她們在學堂裏的，就是這樣子。也是呀，這樣世道也樂得開達點。」

愁愁，急急，有什麼用你說吧，東西一點都帶不出，一個大宅子，交給一個用人去照管。

——想不得，太太想不得。依我，我不逃。就是死，死在家裏也安樂點。那是數。」

「我也是這麼說呀。她爸爸死命要我們走。我說，我走做什麼？要末，你帶她避一避，我看家。我一個老人家，我怕什麼？我不怕。土匪也是人呀。」

「你們是到那裏？」

「那有地方去？先是說到外埠去。那來的那筆盤川……現在就到她奶媽家裏去。在水竹山。你呢？」

「是我的一個表妹家。風聲一緊，表妹就傳口信要接我去。我——」

「哎呀，余師母也來了。」那小姐嚷着，丟了脚下的毛栗團子迎上去。

北路上來了兩頂轎子。前一頂轎門上插着一張小小美國旗，迎着風不住飄拂，轎子到了過亭裏，裏面跳下一位四十多歲的剪髮太太，胸前掛着一個小小的十字架；後面一頂轎子裏跳下一位二十多歲的女先生。那小姐看見女先生，親熱地跳過

去，喊了：

「哎呀，劉先生。」

「寶珍麼？」那女先生牽了她的手。

「那邊怎樣了，余師母？」一位太太站起來問。

「還是繫在青楓渡，拚在那裏。是臨走的時候聽我們會長說的。太太，這一下，北鄉的人民可遭難了！」

「可是呢！早曉得他們不肯罷休，就一塊兩塊的湊個五萬給他們也罷了……不曉得這邊可抵得住呢？……可真要死！」

「走了好，太太，我們會長說，這邊自衛團不行呢！打了電報給省裏，省裏又不理。」

「要真不行的話……！」

另外有位始終沒說話。太太這時嗚嗚咽咽地啜泣起來，用手帕蒙着眼，不住的醒鼻涕。旁邊有個少年男子在給她拍着背，勸她喝口茶。幾位太太也都傷起心來，紅

了眼睛嘆氣。

「余師母，你們到那裏？」那小姐問。

余師母正要答話，一個梳西裝頭的男僕，走到她跟前，瞪着眼睛低低地在她耳邊說了幾句什麼話。余師母頓時臉上改了顏色，走向那女先生跟前來。

那女先生用手帕蒙着鼻子和嘴巴，眼睛厭惡地皺着，瞥着那些骯髒的稿草堆，站在那裏一口一口吐着唾沫。

「是些逃荒的弄的，真骯髒。」一個茅舖的板奶奶很抱歉地說：「自衛團攆了多次，也攆不走。白天呢，大家到山上躲起來，就在山上弄點野食吃；一到晚上就又回這裏睡。」

「劉先生，我和你說話。」余師母喊道。

余師母和那女先生咕嚕了一回，女先生臉上也現出不安的樣子，招呼那正拿了碗要泡茶的板奶奶說：

『不要泡茶了。』一邊喊轎夫：『我們就走嘞，就走嘞。』

那男僕也接應着催轎子快走。那小如站在那女先生跟前覺得莫明其妙，仰着臉，泛着懷疑的眼睛問：

『劉先生，什麼？』

『前一晌，』那女先生低聲說：『前一晌，——你們也走罷。你叫你媽跟我們走，不要在這地方多坐了。』

那邊余師母和那太太也咕噥了幾句。那太太頓時從凳旁站起來，隨手把桌上的錢袋握到手裏，一邊驚駭的樣子說：

『是的麼？是的麼？就是這裏的事麼？就是這裏的事麼？』

『雖這裏三里路叫西崑山，一個地藏王菴……』那男僕說。

說着話。大家都站起來要走了。另一位太太的轎子在最後；很急亂的樣子向前面的喊：

「余師母，等我一起吧，等我一起吧，我也沾沾你的光。」

余師母已坐上轎子，嘴裏一邊高興地應諾着，一邊招呼那男僕把轎門前的那幅美國旗子張一張好。

「余師母，你的轎子打前走。我們的跟在後面。」一位太太高聲的嚷着。

「是呵，是呵。」余師母答。

一霎時，轎子擔子都走完了。這裏依舊是一個冷落敝敗的樊家鋪。

幾位板奶奶在桌上收拾着茶碗和茶錢；有一個手裏抱着小孩子的，望望北路上，和另一位說：

「算是土匪鬧一鬧，我們出點小生意。」

「什麼生意呀，就只有早上一番。太陽一過那棵柱子，就不會再有人來了。昨天也是這樣的。」

這板奶奶說着話，看見南頭過亭裏走進一位矮胖的老婆婆來，那板奶奶也興會

地招呼道：

「怎麼樣了，親家婆？……沒出來作生意呢！」說着，向右邊一家掩着板門的舖子裏撈一撈嘴。

「這可叫我怎麼辦呢！」那老婆婆皺着眉頭說：「開先七爺說的是隨便湊幾塊，說掩得過去，不要緊。前天線子到我那裏去，又說風聲緊了，衙裏要趕快辦，辦得很嚴，差不多就是沒手脚做了。——既是沒手脚做，那也那也只好聽天由命了……」

「聽說班裏要個囫圇數呀？」

「可是說天話到那裏去弄這個錢？線子還和我紅眉毛綠眼睛的，只當我有錢，當我百萬豪富。要死嘞！我作了知縣，我肉裏出錢……她們自己無法無天，昧了天良，鬧出這場事，你叫我有什麼法子想？——趙老爺又全家到上海去了，要不然，我就帶她去求求趙老爺……這可叫我怎麼辦？……你曉得怎麼着？前天線子到我那裏去，就用話壓我的胸口，她說的好說，小狗子的命現在就是捏在我手裏，我要他死就死，

活就活。——這話怎麼說呀，板奶奶？我叫他去搶人家？我指使他去殺人？我真的要活活給他們氣死了！」

「沒法呀，親家婆，他們也實在太恩愛。」

「恩愛！這樣的女婿，真把我的臉子都丟完嘞！不是我說狠心肝的話，就是真的平平安安出來了，這個女婿我也不能認肉臭同味呀。」

「哼！」那板奶奶紅了臉，冷笑着說：「現在的世界就都這樣子，像狗子官的人也多！」

那老婆婆莫名其妙，不知就裏，繼續說：

「依我說，依我說，你自己年紀也不老，你也不必老虎守了個石獅子。——」

那板奶奶掉頭自管自拿着茶碗進去了。老婆婆話沒說的完，扭一扭嘴唇，也不望下說了；拉起拐杖，走過了過亭，向北路上走去。

「親家婆，」那抱小孩的一個板奶奶喊道：「不進去看看她？」

老婆婆聽到喊，回過頭來，說：

「不進去了。我到城裏還有點小事，回來再看她。」

「城裏的風聲好緊了呢！打前天起，這裏過的逃反的就已經幾百人。今天最多：從天亮起，——一批一批過了七八十起。——聽說離城只三十多里了？」

「是的麼？」那老婆婆的臉子頓時愁苦起來，呆了半響，忽然很快的邁開脚步，跟踉蹌蹌地向前走了，口裏一邊說：「那我趕快去，趕快去。」

「親家婆，光景不去的好罷？」

老婆婆已經不聽見。

剛才進去的那板奶奶這時又走出來了，撇着嘴說：

「你喊她作什麼呀，她聽你的話麼？」

「什麼事就這樣要緊，放着在難中的女兒也不進去望一望？」

「她今天搖會五十幾塊洋錢，可比女兒婿要緊。」

「哦，今天九月十五呢！難怪這樣急。」

「可是呢！」

「要是得了會，不曉得可肯借給線子用一用？」

「屁嘞，你剛纔沒聽見她的話！說這種女婿死了好。說就是放出來了，她也不能認。說線子該改嫁。——女婿還沒死，就叫女兒改嫁！一個馬泊六末，是娘！」

那板奶奶說着話，過亭頂上飄下一片桂花樹的黃葉，咕嚕嚕打着迴旋，落到她頸子上。板奶奶嚇了一跳，只當是條毛毛蟲，趕快用手去捉摸；摸着了，看看是片黃葉，就把那黃葉放在嘴沿上含弄着，走到那個掩着門的茅舖前，從門縫裏張了一張，推門進去了。

.....

太陽快落西山了。過亭上面的桂花樹，綴滿了淡黃色的夕陽，好像那凋枯的枝葉裏，又重新發放着垂垂滿樹的花朶了。

北路上慌慌張張步行來的人，過了一批又一批，有的背上馱着包袱，有的手裏提一隻籐籃，有的拖着孩子，有的挑着一担籐筐——籐筐裏除包袱東西而外，一頭坐着一個樣子傻傻的小孩，手裏拿着一塊炒米糖什麼的咬嚼着……

他們一批一批地打過亭裏走過，慌慌張張向南路而去，並不留停。

其中有個老婆婆，拄着拐杖，走進過亭，抬頭看看西山頭上的夕陽，夕陽已呈淡紅的顏色，襯托着幾抹橙黃的，紫紅的晚霞，十分鮮豔悅目。幾隻青鸚自在地打天空飛過，悠閒地叫了兩聲，沒入山巒的暮靄裏，看不見了。

老婆婆躊躇了一回，喘了一回氣，用手按一按額上的「包頭」，走到一家茅鋪前，推開門，進去了。

屋裏是一團漆黑，伸手看不見自己的手掌。

「線子，線子！」

沒回答。

「線子，線子！」

「唔。」板房裏的聲音。

「娘來看你了。」

「……………」

「娘來看你了。……七爺來了嗎？」

「哼！」板房裏答。

「吃了點什麼嗎？」

「……………」

「娘不放心，娘要來看看。」說着摸進板房。

「哼，你是從城裏來吧。」

「原是呀，我去打聽打聽——」

「哼，恭喜你老人家得會了。」

「莫提會吧，我真要急壞了……」

「哼！」

「曉得嗎！不好了：自衛團退了，——退了二十里。自衛團胆子小。城裏的人逃光了。知縣也逃了。談得上得會白送了。娘是白送了，線子。」

「……」

「要是土匪真進了城呢，線子，你莫愁。一進城總是先破監。我們小狗子就有救星了……」

「哼！」

「就怕就怕就怕，——線子，線子！」

「唔。」

「就怕——我聽人說，就怕自衛團退到城裏，守住了，一時打不開。」

「……」

「我怕你大哥，你大哥——」嘆了一口長氣。

「……………」

「屋裏沒火嗎？」

「……………」

「有油燈嗎？」

「……………」

老婆婆默坐了一回，深深吐了幾口氣；站起來，摸到灶巖前，摸到水缸的拐角裏，摸到那幾支神燭；拿了一支，重新走到板房裏。

「洋火在那裏？」

「……………」

「在枕頭底下嗎？」

「……………」

摸到潮膩膩的草枕，摸到枕頭旁邊，摸到了洋火。

老婆婆擦着一支洋火，點了那神燭；看見女兒側着身肢睡在板床上，面朝着牆壁。她把洋火放還那枕頭邊。

「天晚了。娘要在這裏睡一夜，明天再打聽……」

「……………」

「娘現在不行了，沒走上幾里路，渾身骨頭都痛了。——娘在那裏睡呀，線子？」說着話，望着手裏拿着的那支紅通通的神燭。燭頭上流下一滴燭油，流到自己手指上，

「你的燭台呢，線子？」把手指在凳邊上擦了一擦。

「……………」

「在板廚裏嗎？」

說着，就到裏牆邊的板廚裏去尋找。上廬尋了，沒有；在下廬的拐角裏尋着了。她

把那一對送嫁的小小錫燭台拿出一隻，關上廚門，把鐵籤上裹著的殘剩的燭蒂剝除了，插上那神燭，放到板桌上。

她呆呆地坐了一回，用手按一按額上的「包頭」，疲乏地又伸了一口長氣；站起來，重新走到裏牆邊，重新開了那板廚，在上廂抱出一床被褥，放到另一張空着的小床上，鋪好了，脫去衣裳，吹滅了燭，睡了下去。

不一回，這胖婆婆就呼呼地睡着了。

線子嫂在床上躺着，聽着娘的呼喚聲，腦子裏昏沉沉地發痛。她麻亂的想着一些事，半似夢寐，半似清醒。她看見小狗子那張清秀的臉，看見他的赤着的粗壯的上半身。她看見他穿了自己的竹布褂。在後坦上扮唱各種動人的花鼓戲，看見他在田裏，個個背着背脊工作，一邊隨口哼著花鼓腔。她看見他愁苦着臉子，從東家來，從城裏來；看見他臉上抹着烟煤，牙齒上流着血……她看見王七爺老奸巨滑的尷尬神氣……她想着白天裏隔壁三板奶奶告訴自己的那些話。她看見娘的狠毒的胖臉；看

見小狗子血污狼藉的屍身……

她轉側了許久，重新又想起那些翻來覆去，已經想了千萬遍的種種事……

娘的濃沉的呼餉聲連續不斷地傳入自己耳裏，她覺得心內如火燒着了似的發煩。她翻了一身，向南牆上一個壑口窗子望一望，窗外映着一片皎白的月光。

她慢慢坐了起來，覺得頭腦昏沉欲墜；用兩手捧着，閉着眼停息了一回，摸着枕邊的洋火，點上那板桌上的神燭。

娘蜷縮着肢體，像一隻大兔子似的睡在小板床上，雙手伸出被外，捧住額上的「包頭」，嘴臉埋在臂下。

突然，一個念頭跳進了線子嫂的心裏。她以一種探求一個祕密，揭發一件陰私和侮辱一個討厭的動物似的心情，拿了燭台，蹣手蹣腳地走近娘身邊。

她在娘身上覆着的衣裳荷包裏摸了一回，摸出一塊污穢的手帕和一把鑰匙；她失望地把東西放還荷包裏。她看見娘雙手捧着的「包頭」。

她輕輕移開娘的一隻手，娘稍稍扭動了一下。她再輕輕摸捏那「包頭」；在幾層折疊的綢子下面，覺觸到一沿脆硬的紙票。

她心裏跳了幾下，一股不可掩息的忿怒從心尖直衝上來；咬着牙，左手捏住那「包頭」的一角，使勁一抐；——不曾掀得下來。娘却驚醒了；急劇地抓住她的手，直着喉嚨嘶嚷起來：

「哦呵！哦呵！包頭包頭！搶我的包頭……」

嚷着，就像條魚鳅似的跌跳着，雙手抓住線子嫂的手亂抖；抖得燭台上的燭油濺滿了臉上，身上，被上。娘死命抓着，只是不放；線子嫂向後一擺，那支神燭從錫台上碰落到地上。

房裏頓時黑了。南牆上的甕口窗上一片月色，襯映着線子嫂手裏不住抖動的燭台。他看見燭台上的那支尖拔拔的鐵籤。——說時遲，那時快，她倒過那燭台，對着娘頭上一陣亂札……

娘尖叫了兩聲，倒在床邊。……沒響動了。

線子嫂手裏抓着那「包頭」呆了半響，渾身強烈地抖動起來。

她模模糊糊地看見躺在自己腳邊的那枝半明半滅的神燭。她拾起那神燭，點着了床上的墊草，點着了被褥，喘動着粗氣，把包頭捲裹在手上，拉開板門，跑出茅舖。

外面光明如晝。過亭下翻亂着稿草，逃荒的乞丐們一個都不在了。她像被什麼魔鬼推着似的，不由自己地向北路上飛跑而去。

剛剛跑近那山坡，迎頭有個剃着禿頭的漢子一把拉住了自己。

「望那裏跑呀，線子？」是自己熟稔的聲音。

線子嫂眨着瘋狂的眼睛，向那漢子臉上望了一下：那是張清秀熟稔的臉子。

「你你你——噯，是你麼！城真的……」她喘着，疑心自己在夢裏。

樊家舖響起一片急亂的鑼聲，茅舖上探出的火舌已經舐着那棵高大的桂花

樹
了。

一
九
三
四
，
三
月
十
九
日。

村居記事二則

秦 嫂 子

到家的那天晚上，沒看見秦嫂子出來和我囉唆，心裏很是納罕。問起家裏人，說她已經死了；死得真離奇，說是在田塍上看黃豆，給人用石頭打死的。

秦嫂子是前年到我家幫工的。那時門牙已經落掉四五個。黝黃的瘦臉上擠滿很深的皺摺，數莖黃茅草似的頭髮，遠遠就看。得見髮縫裏的皮肉。看樣子，已是個五六十歲的老婆婆了。母親從前和她熟識；但乍見面却不認得。祇因她是個「倒毛眼」，一根綿線終年扣在眉毛下，把上眼皮扣得向外翻轉來，瞪出兩隻乾枯紅澀的眼睛，樣子叫人看了覺得怪難受的。由於這個特點，母親纔慢慢認出來。母親驚訝地說：

『算起來你也不過四十罷，怎麼就老得變成這樣了？』

秦嫂子把倒毛眼眨了兩眨，兩片皺摺的嘴唇扁得抽扯不過來，一種非常心酸的樣子，哭巴巴地告訴母親說，菩薩沒眼睛，兩年中，一家五口，死的死，散的散，只留下她一個人。

她丈夫是個泥水匠，說起來，我也認得的。那是一個忠厚的漢子：後腦上繞着一個辮子髻，終天只見他沒由沒緣的笑着。笑得又淒涼，又滑稽。父親常常誇獎他的手藝，說他砌的牆挺直一條線，一點肚子也不露；說他蒙的地甃又平正又密合。村上年輕一輩子的泥水匠能有這樣好手藝的，簡直沒第二個。這都是從前的話，近年來村上的屋子只見拆，連修葺的事也少有，動興土木自然更談不上。他的好手藝也就漸漸湮沒無聞了。記得大前年我上學校去，是他給我挑行李箱子的。多年沒見他，他還是那付老神氣：小小的辮子繞在後腦上，含着一種又淒涼又滑稽的笑。不過臉上額上加多了皺紋，眼眶四圍尤其多，把一臉的笑容湊合得格外淒涼，格外滑稽了。我問

他怎麼改了行，幹起挑担的營生了。問他一年賺得多少錢。他只是滿鼻涕，只是把鼻涕擦在手心上搓弄着，只是無由無緣的笑。記得他當時只說了一句話，說聽說太史第八老爺今年秋天要回鄉安葬，老太爺到時候一定是叫他做風水。

秦嫂子說他就是這年死的。他抬轎子到外埠去，回來的時候在路上遇到隊伍，被隊伍拉去當伙子。他沒見過世面，看見隊伍就像小鬼看見閻王，嚇得只是抖。又惦記着家裏沒米了，惦記着八老爺的風水，一天夜裏想溜逃，不湊巧，被隊伍半路捉了回來。隊伍裏說，你抬轎也不過是掙錢，現在給我們挑東西，那裏就要你白費氣力？就要溜！說這事傳出去了，會敗壞他們隊伍的名譽，非打一頓以儆效尤不可。這老實人本來就不大會說話；給那麼一罵一嚇，格外弄傻了，也不曉得求饒，也不曉得說好話。和他同逃的共有三個人，到頭果真挨了打的却只他一個。說是用槍拐子打的，當時兩條腿就站不起來。第二天還被逼着抵死走了五十里路。那是六月天，他又痛，又急；又害怕，走在半路上發了痧……隊伍看他實在走不動了，纔給了兩塊錢放他回

來。當天他想住飯店。飯店見他有病有傷，不肯留；走呢，又走不動。結果是用翻倒的竹床抬回來。病損的身肢被猛毒太陽一蒸曬，病上添了病。到家後臥床不起，昏迷不醒。一回兒喊兵老太爺饒饒我，一回兒跳起來要去給八老爺做風水。屎尿都不曉得說，拉得滿床稀污瀾臭的。臨死的幾天喊口裏苦，嘔吐許多綠的黃的骯髒水。有見識的人說這是嚇破了胆的緣故。

丈夫死後，第二年春上一個五歲的小兒子患「羊毛斑」，三天就死了；大兒子二十歲，在一家礮坊裏作店夥。那礮坊因為折了本，歇了。兒子和幾個同事邀邀伴，跑到外埠去，一去迄無下落。現在只留下一個十二歲的女兒，是給一個莊稼人作童養媳。

那時候她那病弱憔悴的樣子，加上那一雙怪難看的「倒毛眼」，使得大家都不喜歡她，然而母親執意把她留下了。

她在我家幫工，很是勤快耐苦。只是有兩點小毛病：一是喜歡纏着人嘮嘮叨叨

地談她丈夫，談她兒子。把那些故事翻來覆去的談着，一點也不厭煩。談又談不出什麼新鮮花樣來，老是那一套。正和魯迅先生一節小說裏所描寫的那個不幸的祥林嫂的脾氣差不多。二是逢時過節就要哭。有時偷偷摸摸跑到丈夫兒子墳上去，一哭就哭得不回來，還得家裏打發人去勸她，拉她；有時躲在家裏毛廁裏，哭得一家人都是疑神疑鬼的。

這兩點小毛病，使得家裏人格外厭惡她，有時甚至連母親也有點不耐煩。但這些事都和我不相干。另有一件事，却是叫我感到萬分頭痛的，那便是關於她的大兒子的事。這婦人不知她自己是怎麼個想法，總以為所謂外埠，只是一塊有限的極小極小的地方，在她心目中大約頂多像我們村子差不多大小吧。因此，她不時和我囉唆。好比說，每次我要離家時，她就趕着製好幾雙鞋，一定要我把她兒子訪問出來把鞋帶給他。告訴她說：『你兒子我從來沒看見過，他又沒個正式名字，又不曉得在做什麼事，那外埠縱然果真如你所想的那麼小，我也是沒處交代的。』說『鞋子還是

莫帶吧，我只能隨時隨地替你注點意，替你查問查問。那也是海裏撈鍼，絲毫沒把握的。』這淺顯的道理不知怎麼她就一點都不懂。一定要我帶鞋子。

『大先生，積積德，做做好事。』她把兩手握在胸前扭動着，用一種不知所措的可憐樣子哭巴巴地說：『我只有這一個兒子。你可憐可憐我這個苦命的人。喂……』

接着就告訴我，她大毛子多麼高，多麼瘦，額頭拐上有一塊疤，是十歲時候爬樹捉八哥跌壞的……她只顧說她的那一套，好像簡直沒聽見我說了些什麼。我沒法說得她明白，只好如同做一件假事哄小孩子似的把鞋子帶了去。（自然又重複照原樣帶回來。）每次回到家，又夠她囉唆的。問我見她兒子沒有？鞋子可合腳？還是胖了點，瘦了點？……她就這樣自管自問下去，挺着兩道難看的倒毛眼，非常興奮，非常快樂，簡直當她兒子毫無問題地已經被我找着了的一般。這事情真叫我沒法對付。老實告訴她，你兒子我沒法找得到呢，那她一定疑心我做事沒真心，而且也一定使

她大失所望，又夠她哭幾天。嚷幾天的。驅她說果然已經找着了，他在那裏非常好，鞋子也合脚，百事都如意。那我這個謊該扯到幾時纔能完，將來又如何交代她呢？結果我還是只好支吾她，說我已託了許多熟識的人去打聽，不久就會打聽出一個眉目來的。

『是兒不死，是財不散，你放一百個心。一定找得到。包在大先生身上。』當她在毛廁裏嗚嗚咽咽哭的時候，家裏人就這樣勸慰她。

平日和她走動的就是她的那個女兒，十二歲的那個童養媳。那小姑娘不是倒毛眼，樣子倒伶俐。也許是她爲小兒子死，大兒子逃，因此傷了心，把一肚子做娘的慈愛弄得沒處擺放，就全都拿來放到這個女兒身上來。三天兩天的去看她，不時間母親要點穿的吃的拿去送給她。這一下可害苦了女兒！鄉間做童養媳的，那個把她當人看待？這幾年莊稼人家，飯也沒法喫得飽，都拚命抵死的熬日子，你只顧發洩你的母親之愛，把女兒這樣金枝玉葉的看待起來，那女兒怎麼能安心把童養媳做下去，

做到頭？於是婆家不願意了。說養媳婦被娘嬌慣得不成體統了：成天在家裏不肯做事，不肯吃苦，沒碰上就要扁着嘴唇哭。有幾次那小姑娘就真偷偷摸摸逃到娘身邊來，扯着娘的衣裳角，死也不肯再回婆家去。婆家來人說：『養媳婦不要了，還了你罷。』你這位千金小姐我們這樣人家配不上。剛好這兩年我們一家也是九苦九難的熬日子，熬也沒法熬得過，少一張嘴吃飯，我們巴不能夠的。』秦嫂子急壞了，挺起兩隻枯澀的倒毛眼，十把鼻涕九把淚。大家幫着說說好話，纔把女兒送回了婆家。婆家當着娘的面，把那小養媳婦吊到桑樹上整了家法，答應從此母女不再走動。這是去年在家我眼見的事。

去年我由家動身時，她又新製了兩雙鞋，（連同以前的四雙了）親眼守着我放到我的箱子裏。叫我告訴她兒子，說娘在東家十分好，叫他放心，說娘已替他積下點錢，三五年後積多了，就可以給他娶媳婦。我自然只好滿口答允。但的確有點嫌那四雙鞋子累贅，偷偷地要把它除下來，不知怎麼她看見了，忽然要對我下跪。哭哭啼

啼的求我，說這次一定能找到，說算命先生給他掐了課是個「流連」課。『流連，流連，就在前眼。』說一定找得到……

秦嫂子的死，要是把她的一生遭遇當作故事看，那似乎結束得太突兀。說是這樣子的：秋天時候女兒的婆家因為年成不好，交不全田東家的田租，公公被押到區公所裏，大伯子得了傷寒病。田廩上有黃豆沒收割，不得不叫十二歲的女兒和九歲的小女婿去看守。秦嫂子曉得了，心疼兩個孩子會害怕，每夜偷偷地去和女兒女婿作伴。一夜，兩個孩子睡着了，田廩上悉悉索索地有響動。她只當是隻偷黃豆的小野獸，就把衣襟裏預備的石頭擲過去，『咄啊！咄啊！』地趕。不想那小野獸一點也不怕，反倒越走越近。忽然，那野獸說話了：

『娘的：干你的事！是你的豆……』

她這纔曉得不是野獸，而是一個賊，一個深悉底細的賊！她曉得不好了，忙着推醒了兩個孩子，三個人尖着嗓子叫喊起來。在平時，只要一叫喊，家裏的男子或是別

家田塍上看守黃豆的人自然都一湧而至，那賊也就給捉住，或是嚇跑了。然而這時候却叫天不應，呼地不理。那賊肆無忌憚地自管自一把把拔黃豆，而且罵着。她怕黃豆給偷了，女兒會措累，一時情急，不顧死活地撞過去，一把抓住了那個大膽的賊。兩個人扭做一團打起來。等到兩個孩子敲開鄰舍的門，喊了人來時，秦嫂子倒在田塍裏，有一口沒一口的喘着氣；那個賊已經無影無蹤了。

秦嫂子是被石頭打壞了。頭部和胸口滿是傷。而胸口受傷更甚。一口一口的吐着鮮血。家裏替她請醫生來開方子，吃了「阿膠」，又用「七釐散」「萬應錠」搽服，都無效。挨了五六天就死了。說臨死的時候還扳着指頭計算我回家的日期，說這次我回來，她兒子準有下落了。

三 駝子

現在代替秦嫂子的位置的是一個年青的夥計。駝曲的背脊，矮小的身材，臉色

雖然也很黝黑，如一般做粗事的人差不多；但眉目却頗清秀。大約是排行第三吧，大家都喊他三駝子。

他說話的時候，慢聲吞氣的，像賣弄似的不時夾些斯文字眼在裏面。我很奇怪，心想這個新夥計一定不是做粗事的出身。我問他說：『你從前是做什麼的？』

他立刻臉紅了，把手指在桌面上擦動着，忸怩起來。半晌，纔說：『我從前是做生意的。』

家裏人一半正經，一半打趣地說道：『別看三駝子！三駝子現在是落了難，他從前是個斯文先生呢！——就是現在，還常常躲到你書房裏偷書看。』又說，『他說他認識你。』

我却想不起幾時認識他。我問：『你怎麼認識我？』

三駝子含着滿臉淒涼的笑；忸怩的說：『大先生想是忘記了：去年五月裏大先生回府，歇在敵村那個茶棚裏打尖。我在茶棚旁邊一個三畝田裏築田堰……』

他這麼一說，我記起來了。去年放暑假回家，我在離家十里路的楓林渡茶棚裏休息。茶棚臨着一片田畝。那時田礎上有個漢子在個僂着背脊築田堰。我無聊地靠在杉木欄邊看着他。他一鍬一鍬地在田溝裏掘着爛泥，手法十分笨拙，樣子很是吃力。一頂闊邊舊麥桿帽遮去他的臉的全部。但是我看得見他的腳：那雙腳一隻浸在田水裏，一隻跨在岸上，大趾和二趾緊緊搭攏在一起，腿肚又瘦弱，又蒼白。這樣一雙腳腿擺在這田裏，不知怎麼就顯得十分不順眼。我無聊地隨口問他說：

『你老哥不是種田的吧？』

那漢子把臉背着我，站直身肢抹一抹額上的汗，低聲回答道：

『我是沒法，先生。』

當時我找他談了許多話。他只是很簡單的回答我，臉老是不肯朝我看。他告訴我他原是個做布店的，在那布店裏做完學徒後，管了五年賬。現在失業三年了。在家裏趕了一年牲口，此刻又租了幾畝田耕種。並遠遠指着北頭山坡下的一塊繁茂的

桑樹林，說那塊桑樹地是他自己的產業。在往年，或是自己養蠶，或是把桑葉賣給人，家，很有一筆進款。這連着幾年，這塊桑地却變得一文錢都不值。那些密密叢叢的肥大的桑葉只好連枝極剪下來，晒乾了，當柴火燒。把桑樹砍掉，種別的東西呢，心裏又不忍。因之比如猴子拿了塊薑，吃也吃不得，丟又丟不得。他說他有娘有老子，兩個弟弟，四個孩子，連同妻和自己一家有十張吃飯的嘴。

這個人的印象留在我腦子裏，十分深刻。因為在我們家鄉，店夥失了業，為生活所迫，降而為農人，或他種苦力的，雖然非常多；但是比較上級一點的，如司賬、大朝俸之類，則因平時擺慣了體面的架子，過慣了上等的生活，離開店後，一則礙於身分，二則限於體力，事實上却沒法改行當。差不多九十九是變賣祖上遺留的一點產業過活，寄生在娘和妻的身上過活。等到很少一點產業頃刻之間廉價賣完了，娘和妻也再擔負不起了的時候，自己就已慢慢變成地痞流氓或乞丐了。如今這個人顯然是個上等店員，可是却跌得下身分，吃得苦，馬上租了田耕種，真叫我有點詫異。那次回

家後，我把這事當做一件新奇的事似的談給我的朋友們聽。

現在這個人竟到我家作了夥計，更是我料想不到的了。當時我十分興會。我問他怎麼又不種田了？

三駝子只是淒苦地笑着，忸怩地把手指在桌面上捺動着。半晌，纔一個字一個字我慢慢說了。

「大先生，做做鵝，又做鴨，怎麼行。我也是沒奈何，弄着試試的。說起來，真倒霉！我歇生意的時候，我積了二十多塊錢。那時候前途茫茫，二十多塊錢夠得吃幾天飯？我就打算弄個營生做。幾個同事勸我販烟土……那個事不說我外行，沒法入得門；就是入了門，官廳裏一記竹槓敲過來，我就吃不住。——我後邊又沒個靠壁山，我又沒個夤緣大交情。——這筆發財的生意我不想。我買了一隻毛口驢。心想給人家馱馱貨，也不過跟着走走路，不算是苦交易。那曉得驢子買到家，穀子喫了我好幾担生意呢，是和尙拜丈母的年，滿街打聽，求公公，拜婆婆，弄得一筆生意了，汗一把水一

把的把貨給運好了，——不給錢！今天討，回明天！明天討，回後天！這不是說笑話！我看看不對勁，硬起心肝把騾子過了手。二十一塊錢買進來的，十四塊錢賣出去。貼了七塊現本不算數，白吃了我一家幾個月糧，蹙了我一肚子的氣。」

說着就又笑了起來。

「那你打錯算盤了！」我說：「你是做布店的呀。你爲什麼不做你的本行當？爲什麼不弄個貨郎擔子，搖搖大鼓？你望着街上沒生意，那個店舖肯進貨？你買騾子做什麼？」

「大先生，你這是外行話。貨郎擔子更沒生意呢！說起這事來，我也有個笑話，我在店裏最末的那年，店裏已經沒指望了。我想我老是坐在賬桌上，怎麼行？我說我也要練練，我要出担子。我在一個同事處學大鼓。——不要看大鼓這東西，學起來可不易。一個點子搖錯了，人家就可以搶你的鼓。越是這種世界，這門江湖飯就越發不容易吃。——我學了十來天大鼓。記得第一天，從南鄉搖到西鄉，心裏有點怕，腿也不抵

用。天亮搖到黑。你說賣了點什麼！三粒白殼鈕扣，一隻鉞環，四兩白綿綫。大先生，搖大鼓的比買東西的多好幾倍！做布店的歇了生意，就都幹這個！」

家裏人聽他說得那麼狼狽，都不由得笑起來。」

「這樣的小本買賣我差不多都試過的。我沒別的好處，就是肯跌架子。我不在乎。我只要能掙錢，什麼事我都幹。一家十張嘴。我不做，吃什麼呢？我是沒奈何。」

「你還做了些什麼生意呢？」

「說起來，又要惹你們笑。我挑過豆腐乾担子。我從豆腐店裏發了貨，到山裏村子去賣。賣一塊乾子，我賺兩個銅錢。一天賺二三十個錢。我幹過。我家裏做皮蛋賣。我有時挑出來賣。一塊錢六十多個生鴨蛋，買鹽，買石灰搓起來；賣出去賣得三四分錢一個。這算是筆好買賣。——就是沒生意。大家飯也沒得吃了，那個吃你的皮蛋？」

「所以你就種田了？」

「不是的，我是把田退還了東家，纔做這此買賣的。我種了一年田。那自然是我

窮無賴，慳着自己開個玩笑的：是我家隔壁一個客戶，近兩年，划算不過來，要退佃。東家不答允。我說笑話，我說我也來種一年田試試看。我從那客戶處隔手租了四畝幾分田。付牛租，付車租，……抵死要命的弄到秋天：算好的，年成倒不壞。真的凡事發「暴手」，別人都遭了旱，我種的却是早稻，一點損傷都沒受。可是交去了租，一盤算，剩下的幾粒稻子剛剛夠了長工的工錢，和藥店裏的藥賬。我白捱了一頓忙，賺了一場病。——索性病死也拉倒了，偏偏不死；死死，又活了轉來。」

「你的身體倒不壞，虧你種下了台。」

「年紀青青的，我就不相信我沒用處。我都要試試看。弄不好，也沒法。……」他深深嘆了一口氣，接着說，「我真是沒法想：依我想，在家鄉弄不好，就到外埠去碰碰。可是我不可行。我想飛，我飛不動。——」

家裏人插嘴說：「你就飛到了外埠，也不過去當了兵：不是去殺人，就是給人殺。這你三駝子怕不見得行。」

「所以呀，做人千萬莫做中國人。好比說罷，我家那塊桑地，多年不生一文利；要是在外國，那會有的事？聽說外國人不會養蠶，就用機器把桑葉織成絲。新時行的人造絲，印度綢，不都是桑葉織出來的？……要是在外國，我自己不養蠶，桑葉賣給工廠裏，我多少也弄得幾個呀。」

「這倒沒聽說過。」

家裏人打趣道：「那你快去做洋鬼子罷。」

談 夢

我常常想寫點小小文章來記敘我的夢。我差不多每晚都有夢。有時一夜兩三起，有時雜碎模糊，簡直點不清有多少起。在量上既已這樣的可觀，而在內質上也是很含糊的：除去少數幾個經常做的而外，內容大多希奇怪誕，極盡變化；而且又有一個統一的風格，就是把自己表現得非常怯弱，苦惱，總之是極不愉快。我每次醒過來，把夢中情景回想一番，就不免驚訝：我想我怎麼竟又做出這樣的一個夢！自己暗暗慚愧，覺得有點膩煩。

現在這些夢大般都已經記不得了。但因一則腦裏還有依稀的殘留印象可考，二則我每晚仍舊繼續着在做，所以我現在還能勉強說得出一個大概。我粗粗歸了一歸類，其中大約還很有幾個細口。

一種是頗有點驚險的。普通這類夢有一個俗套：比如不知道在那裏，忽然覺得腳下一空，從高處跌到黑洞裏，嚇得身肢在床上跌跳，立刻驚醒。這樣子的夢，既無所謂頭；又因立刻驚醒，所以也沒尾，只是突如其來的一跳就完。做法相當的精警，但究竟不脫窠臼。我現在還記得另外兩個夢，也是應該歸入這一類的。一個是獨自在外面遊玩，忽然聽見頭頂上有囉哩叭叭的爆炸聲。抬頭一看，滿天飛舞着大塊石條。那石條有的從極高，高到不可見的雲端裏落下來，有的是從遠處橫刺裏飛過來，一面飛舞，一面大聲地炸裂。同時眼前映滿可怕的紅光，耳裏又響起敲銅盆的聲音！——足足像有一千隻銅盆在敲。這時定睛看，天上有幾百個太陽在急劇地竄跳，每一個都紅得非常可怕，不住和那些石塊碰軋着。一碰軋，就確然大響，望地上掉落。我抱住頭，想跑；一看脚下，呵呀，不得了！原來我是站在冰上，冰也已經開始溶解，一塊塊地在水面飄浮，急流。我站的那一塊原有桌面那麼大，可是霎眼之間就已裂開。我站不住這一塊，就連忙跳上另一塊。如此慌張地來去躡跳，毫無辦法，急得心肝跳

到喉腔裏，頭痛得要炸裂，脚下已經一點氣力都沒有，支撐不住，一滑就跌到水裏。還有一個是前天晚上剛做的，也是在郊外遊玩，有四五位朋友在一起，好像正在草地上舉行「皮克匿克」似的。我們大聲地說笑，吃東西，好不熱鬧。突然大家都沉默起來，空氣驟然轉變得嚴肅可怖。我起初沒覺得，口裏還是不住說話。在我對面的一位朋友瞪着懼怕的眼珠，對我搖手。我這纔知道我們是在一個廣漠的荒郊上，滿郊滿野無處不是成羣結隊地走動着各種碩大兇惡的野獸。我們的身邊已經圍滿這類野獸，其中有象那麼大的獅子，有象那麼大的老虎，有汽車那麼大的白鼠，等等，等等。牠們一個個對我們蹲着，舐舌頭，眨眼睛。其時蹲在我身邊的一隻大老虎就慢慢站起來，張開血盆似的嘴，伸出大舌頭，先在我的腮巴上舐了一下，而後，大吼一聲。我心裏明白牠要做什麼了，等牠第二次對我的腦袋張口時，我就吐一口唾沫在牠嘴裏。牠把舌頭嘴巴舐唾一回，嚥下我那口唾沫。不一回，重又張嘴，我再吐一口。如此一張一吐，一張一吐，漸漸我口裏已經乾燥非常，很不容易搜羅唾沫。心裏有點急就向

我的同伴求助。一位同伴說：「你匍匐跳到牠肚裏去！」我想這倒是辦法；但急切不可措手。我的同伴幫着我推了一把，我這纔覺得是在老虎肚裏了。其時胸口十分窒悶，渾身大癢，自己一看，我的四肢都已消解得模糊不堪，像一隻在水裏浸透的泥漢菩薩了！我不得不急得大叫。這個夢，驚險中滲和一點談諧，所以是另備一格的。

一種是屬於恐怖一類的，這類夢我做得最多，可惜現在都已說不完全，只能就記得住的約略說一兩個。一個是覺得自己還是個小孩子，獨自走到屋後的倉房那裏去玩。這倉房只在秋季收稻的時候熱鬧一番。過後就用一把上鏽的大鐵鎖鎖上，不再有人去走動，只任耗子黃鼠狼之類去做世界了。我夢裏的這倉房，就在鎖着的時候。我不知爲什麼要上去推那鎖着的門。那門忽然大開，從裏面摔出許多亂石瓦礫和一些女人用的裹脚布紅肚兜之類。東西摔出門也隨卽關上，四面一看，闕無人跡，一時嚇得想哭。那門忽又大開，又是一些女人的褻衣和瓦礫摔將出來；摔罷，門又重新關上……此夢當時很複雜，但現在記得的只這一個大概而已。另一個記

得稍稍詳細一點。是說自己在一座古廟裏遊玩。廟裏有許多人在燒香，雜沓不堪，我背着手走來走去，忽然看見神龕裏一個金臉菩薩把舌頭一伸，對我做一個鬼臉，隨即恢復原狀。我嚇了一跳，趕緊要把這個祕密告訴那些燒香的人。一看，剛才燒香的那些人，並不是人，原來都是菩薩，已經一個個沉着臉，挺着眼，一點都不動了。我發現這廟裏除我而外，並沒第二個人，大吃一驚，拉開腳就望外跑。然而外面山門兩旁也都站着高大可怕的菩薩，有的像是四大金剛，有的像是黑白無常，有的像是鍾馗，聞太師。他們正在互相談着話，嗓子極其粗亮，像打銅鑼一般；看見我，大家立刻停止談話，停止動作，恢復菩薩的模樣。我看看他們那高大可怕的身體，自覺自己的渺小。心裏又知道他們種種的詭詐，無非都在對付我一個人。醒過來一身大汗。

有一天白晝小睡，夢到自己在一條小河中洗澡。河岸的石罅裏忽然跳出一隻小小哈叭狗，全身黑色，黑得可愛。牠看見我，立即游水到我跟前，在我的腰上百般呵癢。我忍禁不住，格格大笑不止。心裏覺得害怕想反抗，可是一點氣力都沒有。還有幾

個經常做的夢，其一是飛在半空中，身體平伏，如游水的姿勢。飛得老是像牆頭那麼高，心裏極想飛得再高一點，可是渾身酥軟乏力，兩條腿尤其像是麵粉做成的一般，沒法再望上飛，覺得說不出的苦惱急悶。另一個想大家也常做的，便是在一種半睡半醒的情形下，覺得有個東西壓在胸口，渾身癱軟，一動也不能動，這兩種夢和那「小哈叭狗呵癢」我覺得都屬一類。胸口受壓，是完全使人苦悶難過的；飛在空中的一種，逍遙中含有極大的苦痛；至於那哈叭狗的一種，稍稍有點快感，然而愉快遠不及難過的成分多，而且滲和了不少可怕的空氣（那哈叭又可愛，又可怕，如聊齋中的年輕美女，）情味比較複雜。風格雖各各不同，然其使人覺得軟癱無力，苦悶難過則是一樣的。

我在小學中學讀書的時候，最怕做算術，最喜歡下象棋。到現在算學已四五年不必去做，就是象棋也久已不下了。然而却常在夢中夢到做這類夢，有一定的時期，好比思慮過度，身上有病，或精神不爽時，一合眼便要做夢。夢中覺得是在課堂裏上算

術，先生突然發卷子，說要考。題目接到手一看，都是自己沒學過的，一道也不懂。心裏一急，不知如何得了！有一次竟急得「丹田」一熱，鬧下一件不可告人的事。夢中下象棋也是很苦痛的，老覺得被人將着軍，將老頭子逃到這邊，這邊「將」軍；逃到那邊，那邊「將」軍。此時苦得不得了，恨不得亂抓胸口，大聲叫號。這兩個氣味相同的夢我已做了多年，現在還不時要做，真是此生極大苦事。

還有一種是使人嫌惡一類的。這一類，有的是發現遍地是蛇，自己簡直無處落脚。有的是發現自己在一座極大的茅廁裏，滿牆滿壁，滿地滿板，無處不是蛆蟲，無處不是糞便。這樣的夢每逢東西吃多的時候，可以一夜連做許多個。一翻身一個，一翻身一個，直鬧到不敢再睡爲止。但印象最深，使我現在想起來還不禁要噁心的是前幾天中秋節那晚做的一個。這個夢我實在有點不願意說，——我約略說一下罷。是在一個親戚家裏。這親戚是個四十多歲的寡婦，死去多年了。她陰沉着臉，很親熱的款待我。我心知她是鬼，可是並不怕她。她端出一隻鍋子來，叫我吃點心。我不願意吃，

但她勸得我沒奈何，只得箝了一筷子，吃到口裏，覺得味道不對。站起來一看，那鍋子裏是一隻白貓子，囫圇地泡在湯裏，肚皮向上，挺着眼珠，已經腐爛不堪了。我覺得滿口裏沾着細毛，滿口裏是腥臭，不禁大吐……噁……

像我這樣的人，每天過着從臥床到書桌，從書桌到臥床的印板生活，却能在睡夢裏得到一點不平凡的體驗，在起初我是私心竊喜的，縱然這些夢都是如何的不愉快。可是等到我每夜都做着這樣的夢；仔細想想，又感覺得它們是多麼荒誕無稽，多麼沒有意思的時候，我就十分膩煩，膩煩得有點不能忍耐了。

柴

天氣一冷，山上樹木落了葉，草也枯萎了。山居人家已忙完莊稼，日子很空閒。這時候他們上山斫柴，挑到村裏和鎮上出賣，算是一種業餘的營生。他們所賣的柴不外三種：茅草，棍柴，大柴。第一種是最簡單的，茅草這東西滿山遍野都有，只要帶一把鐮刀，像割稻棵似的一束束割下，攤在地上晒一回，用草索捆起來，立刻可以挑去賣給人家燒用。棍柴大柴就不然，這是樹木，斫起來，得用鋸，用斧子，不像割茅草那樣容易；斫下來以後，賣給了人家，也不是立刻可以燒火的：因為裏面含有多量的水分，一時晒不乾，燒時不着火；即使着上火，也是嗤嗤地叫着，濃煙直冒，薰得人流眼淚。暫時到底用不得。這是說棍柴。至於大柴，又要麻煩一點。棍柴是樹枝，大柴是樹幹。從樹幹到可供燒用的劈柴，中間很有些手續。我們家鄉的規例，賣柴者只將樹幹鋸成兩三

尺長的木樑，這樣就出賣。人家買下以後，還得用斧子和刀再加一番斫劈的工作，而後放到柴屋裏，一堆堆積存起來，第二年纔拿出來用。

茅草棍柴都是副燃料，用來引火，燕炙已熟的食物，是行的；正經做菜煮飯還是燒大柴的合適。冬天是收買大柴的季節。比較寬裕的人家都找一個合意的頭腦，整蕩的買一大批，以待來年應用。

收買大柴的時候是很有趣味的。每天黎明時候，僅有幾隻麻雀零落地在屋檐上叫，母親走到床前，掀開帳子，低低的說：『懶坯，柴來了，起來打碼子。』這時候房裏還幽暗的很，僅祇窗格子上露一點淡白的光。被裏是極其暖和的，必定一次二次下很大決心纔起得床。起了床，披上衣，瑟縮着身肢，拿了紙筆到後面院子裏來。

院子裏已經堆滿了人和柴担子。柴都一概概排好擺在竹片製的套籃裏；人都是一家人：祖父，父親，兒子，姪兒和孫子他們都穿着緊身棉衣，戴着厚布帽。頸子上吊一隻盛鍋巴的小袋，把在山上吃剩的鍋巴末倒在手掌上，低頭舐到嘴裏，咀嚼着，不

吃的人，把捲起來的長袖口捋下來，罩在嘴沿上，哈着氣，藉以取暖。樣子都是傻傻的。他們大都坐在自己的扁担上休息着，也有站着的。——有那年紀很小的孩子和頭白嘴癩的老頭子，因為路遠，擔子吃力，落了陣，別人都到了，他還不到。做老子，做哥哥或是做兒子孫子的，此時就放下自己担子，又回原路去接他；原意是想替他挑一肩的，但是本人却愛面子，很倔強，不願意照辦，歪着身肢，歪着嘴巴，硬要自己挑着，一路打着辮腿走進來。其實他的擔子每頭套籃裏只擺着一概二概柴，看來不過二三十斤。要是這人是個小孩子，就有人不免打趣他，說：『看看和尙挑經擔咧！』他剛才下山的時候還誇口說太輕了呢！』被打趣的人照例沒得回辯，靦靦地放下担子，動一動壓痛了的小小肩膀，用袖口抹抹小小額頭上的汗，紅着臉站到一邊去。要是這人是個老頭子呢，情形又兩樣。兒子孫子都關心地望着他，他打一個跟跄，別個身肢也不由得跟着歪一歪，好像這樣就可以代替他出一把力氣，減輕他的擔負似的。這時大家臉上的表情都不約自同的很嚴肅，縱然老頭子的那個不像樣的擔子和那

種吃力的姿勢惹人好笑。

對於他們，母親都熟識。因為買柴的人家喜歡老頭腦：老頭腦的柴料都是上色的；同時賣柴的也喜歡老主顧：老主顧的秤稱比較的公平。所以除非不得已，十年八年難得換一次新頭腦。有時這一年買了這個頭腦的柴，到明年後年又找上那一個，換來換去反正都要互相熟識的。每年收柴，都是我的母親執秤。母親嫁過來三十四年，就已經收了三四十年柴了。對於那些小孩子，前不久的那年冬天，就在這院子裏，聽到他的祖父說今年要替他父親娶個媳婦了；他父親那時還是個小夥子，聽到這話，就紅了臉，把眼睛盯在自己柴擔上，低着頭，顯着怕羞的樣子；隨後聽到他祖父談新娶的這個小媳婦多麼賢德，多麼肯喫苦，多麼的有能幹；又不久，就聽到說家裏又新添一個小把戲了；現在忽然看見這小把戲能挑得二三十斤柴到這院子裏來，果然像個人樣了，回頭想一想，自然覺得格外親切，格外有趣似的。對於那個老頭子，母親少不得要談到他當年的時候，擔子一百八十斤，二百斤，都是如何駭人的重；說有

那幾年曾經挑過二百斤出頭的。老頭子就喘着氣，回答道：『沒談頭了，奶奶。』『要落土了，奶奶。』說的時候眼睛裏泛着淒清的光，神氣很衰弱，很頹喪。大家聽了也都不免替他感傷。要是安慰他說：『你有好接手的呢！你看你的接手的怕都比你強呢！』這老頭子少不得望望他的兒子們，又望望他的孫子們，雖然搖搖頭，表示並不見得好，但臉上已經含着微笑了。

於是母親一壁稱着柴；——青年小夥子和壯年人的擔子都是一頭一頭的稱，孩子和老人的兩頭併做一次稱——一壁把斤兩高聲告訴給我，記下碼子；一壁還勸勸那父親要給他孩子少挑一點，因為問問年紀雖是九歲十歲了，但看樣子好像不過六七歲，說這是因為勞苦得太過度，傷斲了的緣故；同時自然也少不得勸勸兒子孫子讓那老頭子歇歇手，來年不要叫他蠻挑了。聽話的人很感激。

『是哇，奶奶的話是不錯的。可是他們要逞能，要不服老呢！』

『家口重了哇，奶奶，馱不起吃閒飯的哇，奶奶。』

——但回答却是這樣的。

這時候太陽不過剛出山，照在院牆的頭上，塗着一層淺淺的金黃色。院子裏卵石鋪砌的地上凝結着白色濃霜。大家嘴裏說着話，都一口一口的吐着白色的氣，稱過後，他們把柴檟整齊的堆到院牆脚下，在挑到的柴的價值以內支取一塊二塊錢，而後把空的套籃掛到扁担的一頭，馱在肩上（這上面往往還掛一隻裝油的竹筒）到街上買了米，打了油，纔趕回家去吃早飯。

柴收齊了，得僱一個人來劈來斫的。僱來的那人劈着斫着，我們家裏人就忙着把劈好的柴一籃籃搬到柴房裏堆墩子。不知爲什麼，我小時候很喜歡這個堆柴的工作，並且當那人劈着的時候，我還喜歡站在一邊呆呆的看。一檟檟的柴，有細有粗，質料也不一樣。有那一種叫做「栗柴」的，往往圓徑有一尺多闊。劈起來很是吃力。那人歪咬着嘴唇，雙手舉着大斧在頭上，用力對準劈下去，立刻就分成兩半，十分乾脆爽快。但有一種疙疙瘩，却不這麼容易劈開，常常連劈幾十斧子，劈得那人發了

火，還是劈不開。那人就好像對付一個最倔強的歹人，在手心上吐口唾沫，搓兩搓，咬着牙，瞪着眼，拿出蠻勁來，要和它拚一拚。嘴裏狠狠的罵着說：「娘的，看看是你硬，是我硬！」直要劈得成了碎片碎末纔肯罷休。這種疙瘡柴，大般都是因爲上面曾經有藤蘿盤繞過，所以弄得遍身別別扭扭的。如果這疙瘡柴細巧，扭得又整齊，那就不劈牠，討下來，刨去外皮，做燈籠柄，做手棒，都挺別致挺好玩。

劈柴的人是客戶居多，因爲這種激烈的工作，從天亮做到點燈，中間除吃三頓飯，吸一口旱煙，喝一口茶而外，很少有休息的時候。這祇有那些客戶吃得消。因爲他們吃慣辛苦，不在乎。客戶，我們家鄉又叫做「江北老」，因爲他們都是江北人。他們的家鄉常年有水旱，有兵災，田租又繳得重，怎麼勤勞節儉也很難活命，因此都逃到江南來，他們來的時候是赤手空拳頭，給人家做短工，做長工；到冬天就給人家劈柴。賺得的錢，帶回老家去養家口。也有十幾歲的時候來，做到三四十，積上了幾拾塊錢，在當地娶媳婦成家，永遠不回去的，也很多。

我現在還記得一個劈柴的人，我曾經做過他的好朋友。這人的真姓名我當時是知道的，現在却不記得了。但樣子，脾氣，和當時許多情形，我還能說得出，他是一個癩痢頭，頭上一根頭髮也沒有，只是一個發亮的，光禿禿的老黃色的頭。（他劈柴劈得熱了的時候，就把戴着的一頂老布和尙帽脫下擲到柴堆上去。）臉子乾枯瘦削，有點像他用的那把斧子。身個子高得有點可怕；尤其是兩條腿，又細又挺直，簡直像縛了高蹠似的。在起初，我有點怕他。因為我想像他像無常鬼。後來漸漸混熟了，發現他很喜歡我，並且毫無可怕的所在，我纔漸漸不怕他。我給他取個名字叫鸞鸞哥，他也不否認，肯答應我。那時他大約快近五十歲，我是個小孩子。

他有一隻闊大的嘴巴，像一隻鰻魚。那隻怪樣子的嘴巴只在劈柴用力的時候歪斜着撕開來，只在對我作怪樣子的笑的時候撕開來，平時總是抿着，做着很苦惱很認真的醜樣子。他做事很小心，很賣力，好像生怕人家指摘他，貶責他似的。比如他吃飯只肯吃三碗，吃很少的菜。家裏人勸他多吃點，他就添一碗；不勸他，他就只肯吃

三碗。有時給他一碗較好的菜，比如一碗豆腐煮肉，他一筷子都不動，只當沒那碗菜在眼前；要是勸他吃，他就很謹慎，很珍惜的尖着筷子，拚一塊豆腐搭在飯上，分做幾口吃。他吃飯吃得很快，滿滿一碗碰到鼻子尖的飯，一口吃去半碗，兩口三口就現出碗底。但吃法却又很緩慢，很斯文，並沒有饕餮的樣子，這恐怕是因爲他的嘴巴特別大的緣故。他不大咀嚼，我沒有看見他咀嚼過，其實他是有很好的牙齒的。……吃完飯，用舌頭舐舐牙齒縫，瀰瀰鼻涕，一邊就彎着高大的身肢，在地上拿了斧子繼續去劈柴。一點都不肯打間偷懶。

有一天下午，我搬了兩橛柴在院子裏舞花棍。——說是舞花棍，其實我只看見過戲台上孫猴子舞得好看，不知不覺就學着想舞；到底是怎麼舞法，我並不知道的。

『你喜歡武藝子嗎？』

一個像用喇叭筒子放大了的怪嗓子在我後邊響着，把我嚇了一跳。回過頭來，院子裏沒有第三個人，是鷺鷥哥在撕着鰓魚的闊嘴巴，瞪着眼睛對我傻傻地笑着。

我從來沒聽見他說過話，也沒有看見他笑過。他的醜臉子擺慣了認真和苦痛的神氣，一旦笑起來，竟那麼難看，那麼不成樣子。

他大約是因為院子裏沒有別人，所以纔肯說話的。

他告訴我，練練武藝是要緊的：可以不喫歹人的虧，可以防身，可以操練身體。他說他學過幾套拳法，他願意教給我。一天晚上他下過工，我偷來一盞煤油「照子」，就在院子裏，他偷偷地教我打拳。

我舞棍子，不過是小孩子的一時胡鬧；對於武藝，並談不上有多少興趣；而他的拳法，也一點不能叫我感到興趣。因為我看見他打得很吃力，有時連腿都站不穩；右腿踢了出去。左腿就難支撐得住，弄得高大的上半身兩邊亂幌；並且「赫何赫何」的喘着粗氣。——那是難怪的，他已經做了十幾個鐘頭的最激烈的工作，他已是個快五十歲的人。

拳雖沒有繼續打下去，但我們却因此建立了很好的友誼。我發現到這麼個怪

樣子的可怕的外鄉人，骨子裏却是這樣脾氣好，這樣的叫人願意和他親近。

每到院子裏只留下我們兩個人的時候，那個很難得聽見的，像用喇叭筒子放大了的怪喉嚨，就緩慢遲鈍地拉開了。他告訴我各種柴的名稱：那是青皮檜，那是白栗，那是「楓和尚」，「酸癡頭」。那一種柴「乾蝕」最小，也經燒，是上色柴；那一種柴，過一年，一斤只落得八兩，燒起來像茅草。他和我談打獵；野豬「坐了蕩」，比老虎還要來得兇，「天赦」日幹打不得獐，打了，是有罪的。又告訴我，碰到兇惡的狗子追在後面咬，不要理睬牠；等牠走近了，只要隨便抬一抬腳後跟，就能剛巧踢到他的下巴顎，踢得牠哭悲悲地叫了回去……他告訴我許多事。一個字一個字地，像背書背不出那樣的緩慢遲鈍地說着。說一句，歪撕着大嘴巴，用力砍一下，同時鼻裏喉頭發出一種沉重的用力的聲音：「哼！」

一有機會他就和我談這些心，笑得那種怪難看的樣子。有時有別人在跟前，他也偷偷地望我笑一笑，意思是等這個人走了時，他還要同我談的。

漸漸他和我談到他自己的事。談到他自己的事，他是用一種守祕密的神氣，好像在和他的親密知己報告一件最嚴肅的事情的一般，作古正經，一點不隨便。那時候我還不曾遇到過大人家肯這樣認真地來和我談心。我就不知不覺像大人一樣，靜心聽他說，心裏有點不知該怎麼辦，但也有點高興。

他談的許多事情，有些我懂得，有些是超出我當時的理解能力之外的，有些是因爲他天天談，天天談，老像談不完，我就很難耐心仔細地聽下去。我現在只記得一個大概。大約他在年歲很青的時候就離開他的家鄉，到我們江南來。他的父親坐牢，好像是「站籠」。他告訴我爲什麼他父親坐牢，背了什麼冤屈，等等，是我當時就沒會了解。他天天和他母親到那個空場上，遠遠地看着他父親站在「站籠」裏。是六月天，太陽像火。他父親的頸子架在上面托板上，身體筆直站在籠裏，這樣站了許多天。同樣站着的不止一個，還有許多人，他說了名字的，看熱鬧的人也很多。站了幾天之後，纔把腳下一塊板抽去，斷了氣。他的母親好像也在那天死的，我已經不記得

是怎麼死的了。他跟一個鄰居到了江南以後，在一個農家做長工。那是一個富裕的農家，有許多牛，許多牲口，每年收許多稻，僱用着許多伙計。他自己是看牛的時候多。他在這人家大約住了很久。因為他的氣力大，能做許多別人不能做的事，主人特別看重他。他把這人家的情形談得很詳細：一條牛有多少出息，一頭牲口能馱多少貨，一畝田能收多少菜籽，多少稻，多少白菜，他每天又做些什麼事情；其他如牛打架的時候怎麼對付，牛生產的時候怎麼看管，等等，他都說過的。其後他犯了一件什麼事，那人家把他打了一頓。他就離開那人家。大約就在這時候他遇到一次散兵，身上有幾塊錢全被搶去。那幾個兵並沒有槍械，力氣也不見得比他的大，但他的錢竟被他們搶去。他告訴我，他那時要是會打拳，就不會怕他們。他說一個人只有蠻氣力，不會打拳，是沒有用的。他就吃了這個虧。因此立刻學了幾套拳。

他年歲很大纔娶親。娶的是一個大戶人家的丫頭，花了他許多年的僅有的積蓄。這個丫頭比他年小得多。談到這個女人，他是很氣憤的。

「娶媳婦——哼！——我和你說——哼！——千萬娶不得——哼！——有錢人家丫頭。——哼！——千萬娶不得。——哼！——那娘的。——哼！——不是好東西。——哼！那娘的——哼……」

他的闊嘴咬得更歪一點，斧子下去更用一點勁，好像他正砍的是那丫頭一般。他說那丫頭好吃懶做三朝兩天和他吵鬧打架。他們鬧鬧打打的在一起過了幾年，生了一個兒子。他告訴我他那兒子有多好，是什麼樣子的。此時要是不死，應該像我這麼大了……

說是有年發黃梅大水他應差。抬一個委員的轎子下鄉催稅。正走到一座板橋上，那橋斷了鏈子，倒了，他們都翻到水裏去。他捨去性命把那委員救上岸，文件東西都沒撈着，那委員喝了幾口水，又吃了驚嚇，回去就生了病。委員倒是個好人，不

● 衙門有事，農民有當差的義務。如果是抬橋，就叫做「差橋」。

願意計較的；但是委員的太太却不答允，把他拿到縣衙裏打了一頓，坐了三個月「班房」。他告訴我班房裏的生活多苦，牢子多麼不講情。他叫我不要把這些話談給別人聽，說那是不體面的。他坐滿班房回到家裏，兒子死了，老婆跟別的男人跑了。家裏一點點東西全都給她帶走，連他的衣裳都沒留下一件。這是當時前不久幾年的事。

如今他單身一個人住在一個破廟裏，白天給人家做短工。他心裏的苦，很少有機會談出來。他說老婆他是不想的，他很想念他的那個兒子。

「做事呀——哼！——總要小心。——哼！——小心是要緊的。——哼！——都是我不小心。——我哼！——我和你談呀，——哼！——做事莫冒失。——哼！——我不該——哼！——不該過那個橋。——哼！——他打呢，——哼！——給他打一頓。——哼！——橋是不過的。——哼！——不過橋，——哼！——我的兒子不能死。——哼！——不能死的。——哼！——我做了一生世，——哼！——我就爲兒子。——哼！——兒子死了，

——我哼！——我就沒想頭了。——哼！——我住破廟。——哼！——我不醜。——哼！——那娘的跟人。——哼！——跟人跑。——哼！——我醜煞。——我哼……」

到現在，我還好好像約約隱隱聽得見這個沉重遲緩的聲音，還看得那個瘦削的醜臉上的一雙濕碌碌的眼睛，和那隻歪咬着的闊大的嘴巴。但是這個人，應當早就不在世上了。

這幾年我們家鄉的光景已經大大不同。買得起整薹大柴的人家，有的只好燒燒那冒烟薰眼睛的濕柴，有的只好自己上山割點茅草，檢點松針，去塞那常常幾天不舉火的冷爐灶；還有少數一部分人是逃到了外埠，總之他們都不能像從前那樣安閒自在了。至於那些劈柴的，賣柴的人呢，我知道他們大半仍舊在當地天天和死和餓掙扎着，總之，他們也不能像從前那樣安心了。

女人

這個女人二十來歲，扁扁的嘴巴，扁扁的鼻子，手粗，眼粗，身腰粗。她輕輕地推開門，蹣手蹣腳走進來，說：

『太太，我想我想我想……』說的時候兩隻粗大的手互相緊握，扭捏着；粗大的眼睛望下沉，釘着她自己的脚尖。——那腳趾頭也在扭動着，是赤腳。

她這忸怩的神氣好像是用功夫做作出來的：她的形狀很不宜於用這個方法來說話，來表情。

太太和她年歲不相上下，但看來比她年輕得多。兩個人擺在一起，成功一個有趣的對照：一個粗糙，笨鈍，像一件剛出土的二三千年前的瓦器；一個精美，聰明，像一隻光彩美麗的電木玩意兒什麼的。她站在太太跟前只是一隻粗劣的人坯子，一隻

沒修改潤飾，沒打蠟上油的人坯子。

太太剛才因爲先生看了電影，沒會約自己；又想到昨天晚上做了許多菜，等先生回來吃，等到八點先生纔回來，先生說吃過了；『吃過了……早就不能告訴我！』氣得太太楞了一夜肚子。——於是和先生吵起來。先生有他自己的理由，不肯認錯；也不肯拍拍肩膀，貼貼腮巴，哄哄她。因之太太越想越生氣。

『我曉得你心裏早沒我！……』兩顆眼淚流下來，就伏到床上去抽咽。

先生捧着一本書楞了一回，戴上帽子篤篤篤地出去了。

太太一個人在床上躺着，覺得沒有趣味；枕頭上弄得潮膩膩的，腮巴貼在上面有點冷，就坐起來，拉開「五屨櫃」，把裏面亂七八糟堆着的各色各樣絲襪拿出來整理着。

理着理着。看見這個女人推門走進來，忸怩得那樣滑稽的樣子。

太太一看見這個女人心裏就想笑，覺得『頂有趣的。』（一個禮拜前這女人

由薦頭行送來，先生問怎麼樣，太太說：『看那傻樣子頂有趣的，』於是就留下了。現在，太太雖然剛拭乾眼淚，肚裏還撇着氣；可是她覺得很悶，很無聊賴，她願意有個人和她說說話。她掉過頭，耐心地問：

『你想什麼？你說不要緊。』

『我想太太給我看封信。』

『可以的。』太太很驕傲很尊貴的點點頭。

那女人拂開衣角，在腰上掏了一回，掏出一封沒封口的，已經皺摺得不成樣子的信，忸忸地遞給太太。那信上說：

『內人見字之悉。啓者。無別所。汝生氣離家。不覺已去兩月。音信不見。是何道里。前在城中。所人說汝今在南京。爲此特託人帶信奉上。囑汝務要回信。所翁姑之言。皆不必聽。且小炭子無人吃奶。家下深未錦念。望速寄錢代下。以就然眉之卽。卽卽之要。對於翁姑之言。目今稍未甚好。明年汝務要反家察秧。必然不可打罵。』

望請知照。卽卽之要。所我氣中之言。皆謂寬慰。不在言中。卽卽之要。統此不令。並請坤安。

良人汪得貴上言。刀七

再啓者。無別。所如同信。卽交鴻勝先千萬可也。卽卽之要。」

太太把信仔細看了兩遍，撇着嘴笑了一笑。太太說：

「唔。是你丈夫來的信。」

那女人想說點什麼，把頭抬起來，却又重復低下，看着自己的脚尖。那脚趾頭動了兩動。到底沒說出什麼來。太太接着說：

「你丈夫說，他和你吵了嘴，他很懊悔。叫你明年回家去插秧。他不再罵你。你公婆婆也不再打罵你。說小炭子沒奶吃，叫你趕緊寄錢回去……」

太太把信上的話說了一次，又說一次。說着，注意那女人的動作和表情。那女人頸子紅紅的，漸漸紅到腮巴上，紅到耳朵根。

「搗妹——」咬住了，恨恨的再爆出兩個字：「死鬼！」

一下子的功夫，她剛纔那種忸怩的樣子一點都沒有了。

太太覺得頂有意思的，笑了。打着一種和小孩子說話似的口調說：

「哦，你原來是吵嘴逃出來的？你膽子可不小！你怎樣逃出來的？你家在那裏？」

說點給我聽聽看。」

那女人把手扭了兩扭，又稍稍忸怩一下。囁嚅着說：

「我是黑非黑非。我家裏種田，種稻子。兩個老不死天天打我，罵我。那年水荒，說我帶來的，今年不下雨。又說又說我帶來的。我帶來的，我也不是存心帶來的。好比，可真的我帶來的好比，那搗妹的死鬼也夾在當中罵。我插秧，我耘草，好比那小鬼的好比，那小炭子的，還在背上哭呀哭的。六月裏哭呀哭的，好比我車水，車到晚上，汗水臭哄哄的，露水下來。那小鬼哭呀哭的，哭到天迷迷子亮，就發燒。把我背上推得一背子痲子。就說我把痲子——把小炭子弄得病痛痛的。拿鋤頭把敲我腿直骨。就敲，就敲。」

我，就敲我。——」咕嘟咕嘟嚥了兩口唾沫。

太太看她說得那種急樣子：唾沫嚥了一口又一口，頭一點一點的，身肢一幌一幌的。太太忍住了笑，扮做很驚訝的神氣說：

「哦！打你虐待你？豈有此理！——你慢慢的說，唔。」

「搗妹的，我不過吃了你家三碗。——三碗鍋巴飯！搗妹的！我想，我就氣不過。就氣不過。就——就——就氣不過！我把我娘給的一根簪賣把紅毛鷄，販銀子的，做銀子生意的。紅毛鷄是個老頭子喂，老頭子。我跟紅毛鷄走。紅毛鷄不肯帶我。我曉得他到上海。我死起八臉跟他走。一走走到南京。我用了一吊三百錢。我就就到行裏。三丁子，新嫂子，二嫂子，富頭的媽，都都在行裏。都不種田了喂，都進行了喂……」

「都是你們村上熟人？」

點點頭。

「真好膽子！」太太鬆了鬆腰，讚嘆着。

「那鬼老頭子，紅毛鷄，還拿話嚇唬我！嚇得心裏本東本東跳。那鬼老頭子說，南京上海有洋鬼子捉人挖眼睛，有洋鬼子說，還說飛鷄摔彈子說，還說，還說，出來了，只好當叫化說，還說，還說，說——搗妹子纔不怕！不吃那口氣飯！自己做，自己吃。搗妹子纔不怕！」

「那你的孩子你不管了？小炭子？」太太不知幾時有點感觸，態度驟然正經起來；關切的問。

那女人不說話，看看自己的脚巴鴨子動了兩動。半晌，纔說：

「我問太太借兩塊錢。我托太太寫封信。」

「錢倒可以預支給你，沒問題。可是你的信不好寄呢。信上說回到鴻勝先，什麼東西呢？是個人，是家店？又在什麼地方呢？」

那女人把兩隻又粗又圓的大眼睛望到窗子外邊的天，說：

「怕是在城裏：是家店，是家茶館。姓鴻的開的。」

「那有個姓鴻的呢？沒這個姓。」

「搗妹子也不寫寫清楚！」

「是你丈夫寫的吗？」

「那搗妹子寫得出信扁擔大的一字都不識！——我去問問二嫂子。」就卜禿卜禿出去了。

太太深深吐了一口氣。回頭看見那枕上潮濕了的一塊，她就覺得自己腮上火辣辣的，她不再『覺得這女人頂有趣的。』她佩服這個女人，她羨慕她。但是對於她自己，她不知道應該怎麼辦。她想着……

悼鹿兒

——讀豐子愷先生漫畫小弟弟的出殯有感——

昨天晚上刮了大風，屋前屋後響起一片兇猛的怒吼。這時候在一間小房裏，守着一盞高脚煤油燈獨坐，心緒十分的無聊。翻看一册新寄到的太白，隨手翻開的那面有一幅小小的豐子愷先生的漫畫，題目叫做小弟弟的出殯。那畫的後景是一座城門口，兩邊有店舖，挺直的電線桿從城里連到城外。街心上有一個穿短衣的禿頭漢子，歪着肩膊，右臂下挾着一口小小的棺材，正向城門外走去。漢子的身邊，還有一個約摸四五歲光景的孩子，一邊抬着手抓着頸子，一邊懶懶的跟着走。其時大約是很早的早晨，因為街上沒有別的行人，店舖只有右邊緊靠城門口一家似乎是點心

舖或茶館的門前有一個繫圍裙的漢子，背着臉，在躬着背脊自管自低頭做事，（好像是搓麵粉，）餘外再看不見其他的人影了。

自己並不是個多悲善感的人，但呆呆地把這幅畫看了一回，眼鼻之間不禁有點酸楚。這是曾經在我的腦裏幻現過，而現在差不多完全忘記的一個景象，我想着那漢子臂膊下挾着的棺材裏面，是我的一個孩子在躺着。

那孩子乳名叫鹿兒，兩歲，是兩個月以前死在南京的。

我常年在外邊，很少回家，和這孩子前後只見過兩次。還記得前年回家，到家的時候是一個初夏的下午，太陽快落西山。我女人一手牽着最大的女孩子，一手牽着第二的男孩，很快樂的站在大門口含笑迎接。兩個孩子看見這個不大見面的爸爸，都有點忸怩。到屋裏坐下來，和家裏人問問村里和家中的近況，談談外面和旅路的情形，不覺過去很久的時間。後來覺察到大家和我談心，都好像心不在焉似的，互相戚戚私語着，嘻嘻地笑着。我問什麼事，我的女孩子瞪着眼珠，質問似地埋怨道：

「還有個新弟弟呢，你不知道啊！」

經這麼一說，大家才笑了開來。我女人指摘我太沒心肝，怎麼一個沒見過面的新孩子也想不到來看一看！原來她們把那孩子藏了起來，預備我一到家就要尋問，想着和我鬧個小小玩笑的。不料我竟把他忘記了。

那孩子抱了出來，有烏亮的大眼睛，漆黑的細頭髮，是一個很不壞的孩子。他手裏握着一隻橡皮製的假乳頭，胡亂吮吸着；一壁用眼睛瞪着面前這個陌生的人，瞪了一回，就笑就跳，並且咿呀着。大家都說他聞到骨肉香，所以才那樣高興，不怕生，都等着我表示歡喜。我一時却想到自己還是個年青的人，沒動頭就源源而來地拖上這許多手銬腳鐐，在這個多變亂的社會上，將來怎麼處置呢？當我在大門口看見他姊姊哥哥的時候，本就已經感到不自在；現在眼前又鑽出一個來，自然加強了我的不自在的程度。我只勉強用手在他腮上調了一調，心里不由得覺得麻煩。

我女人很偏愛這個孩子。她的意思是大孩子聰明得露了鋒芒，不免顯得有點

淺薄；第二的孩子又過于老實平庸，不大討人厭喜。唯獨這個新孩子百樣都是合適的。再則，她生他的時候，很特別吃了一番苦：胎兒太大，損血過多，算是一次難產；坐蓐後又暈過去十多次，幾乎把性命送掉。用那麼大的代價換來一個孩子，如今果然不壞，因之格外珍惜。成天從奶媽（因為她產後沒奶，所以僱了個奶媽）手裏搶過來，抱着親着，調笑着。孩子偶而有點毫無意思的舉動，就十分高興的給他一個歪曲誇張的解釋。她本來不是個吃苦耐煩的母親，對這孩子却不然。孩子的哭鬧她不厭煩，孩子的排洩物她不嫌骯髒，夜裏常常起來幾次探看，唯恐奶媽失醒大意，簡直弄得眠食無心。她這種種舉動，都使我感到不快。因為從這些地方，我看出她精神上的衰老。

談到我自己呢，我對於自己的孩子向來是不特別愛惜的。至少我自己覺得我的孩子很少在我處拿到過父親的愛。平常我就不大理睬他們。有時看着那些和自己多少有點相同的傻傻的小臉子，覺得有趣，也不過牽過來，在那小小的手心上打

幾下推過去完事。有時却要故意欺侮他們一下才快心。比方說，我常常對他們做鬼臉，直弄得他們疑心我是個妖怪，哇的一聲嚇哭了爲止。這些行爲連我自己就不大了解，恐怕是因爲我年紀不夠，根本上沒做父親的情緒的緣故。至于這個新孩子，我更是一點都不關心的。他來的本就沒趣味：他是在我們勵行節育之中，趁了個偶然的疏忽機會，死七八臉跑出來的。這次我在家裏住了兩三個月，我想起我會經抱過他一次沒有，曾經在我的口上響過一次「鹿兒」的名字沒有。

但是我不是個沒理性的人。在離開了家庭的時候，偶然我也想起過那些和自己面貌有點相似的小東西，想到過我平素對待他們的不倫不類的態度，心裏十分抱歉似的。尤其在我一個朋友家裏的時候。我那朋友在整天皺着眉頭去對付的極度忙迫的教書生活裏，還要偷下一刻半刻的時間去抱他的新生的孩子，親他的臉，給他揩拭涕涎，做出各種怪聲怪樣來逗他發笑，那種親愛疼惜的舐犢之情，真的叫我感動。這時候我在旁邊望着，便不由得想起我的孩子——尤其和朋友的這孩子

差不多大小的鹿兒。想到他的烏亮的大眼睛，漆黑頭髮，想到他的天真無瑕的笑容和跳和啾呀翕動的小嘴，我就懷疑自己是否有點變態，是否有人性……心裏很是愧恨。

但把話說回來：那只是一回子的感想。過後依舊是漠不關心：根本上我沒到應該做父親的年紀，根本上我沒有做父親的心緒！

這中間隔了一年多，我開始離了學校，到社會上尋飯吃。我的家鄉也恰恰在這時遭逢到不可避免的變故，全家人逃到南京，投靠我過活。那天我到小輪碼頭上迎接他們。在一間小小的艙房底窗口，我聽到一片興奮的呼喚聲，接着看見那些淒惶憔悴的小臉子。那情形使我很快的聯想到一窩子伸頸亂叫，等待哺餵的雛雀，不由得我感到恐懼和壓迫。雖然是經過長時的別離，遭遇了一場不小的變亂，眼見一家人竟能平平安安的團聚，但我一點都快樂不起來。

就在這時候，我第二次看見我的鹿兒。我已經不大認得這個孩子。第一：他已經

能夠自己行走，不復是個抱在手裏的嬰孩；第二，他最近身體本不大好，又過了十來天「跑反」的日子，喝了風，淋了雨，挨了冷和餓，眼睛變得晦黯而且呆滯，皮膚萎黃皺凍，滿臉病容，連頭髮也秋草似的枯槁了。家裏人教他喊我，他機械的喊了我隨即就假到奶媽懷裏去，對我這個陌生的爸爸既不如上次見面時那樣高興，就是江邊那一切新奇的景物也絲毫沒引起他的興趣。

在南京住了下來，不到一個月，那孩子就生了病。病是很平常的，發熱，不大吃奶，起初還能在襖熱時候，照常起來摸着台凳板壁走走，後來漸漸軟弱得不能起床。家裏人按照過去經驗，給他吃嬰孩自己藥片，但是沒有效驗。又弄來阿斯匹靈，金雞納霜，吃了下去，也不見好。

對於他的這病，大家都沒有重視。因為這病過于平常，看去是決不會有危險的；而且這時我們過的也差不多就是難民的生活，住房太小，空氣光線都談不上，一家七八人，成天擠在一起，空氣污濁，大的孩子又吵鬧。更加隔壁一家鐵器舖，整夜打着

鐵，哼唱着時行的小調；右邊幾間學生的寓所，終日響着胡琴，口琴，京戲，英文歌，和古文，英語的朗誦聲音，再不然就是大聲打鬧，把四周環境裝點得如同一個鬧市。在這種地方，白天不能休息，夜裏無法安眠。我們一點病沒有的大人也受不了；一個生病的小孩子，不能把病趕快養好，更是當然的事，心想着他慢慢弄慣了。總會好起來的。

我每天到機關做事，除了吃飯以外，不大回這個家；就是晚上，也很少在家裏歇宿。孩子的病我很少有注意的機會，也的確沒有注意的閒情。有時回到家裏，聽到他的軟弱的呻吟，我才能猛然記起家裏有一個人是在病着。少不得到他床邊去看看，撫摩一下他的額頭，他就皺起眼睛，十分煩厭地嚷着：

「過啊！過啊！鹿鹿，啊唷，鹿鹿，臭……」

他的話我不大懂得。據家裏人的翻譯和解釋，他這話有兩個意思：一是他討厭人去打擾他；二是他身上有汗臭，不願意叫人近了他，聞到那臭味。我不知道這解釋是否有點附會，但從此我就沒有再挨近過他，免得引起他的煩厭。

他的病一天天不見好，有人勸我送他到醫院裏去看看。我却沒有照辦。對於醫院，我是向來不信任的。這事有一位朋友曾經和我辯駁過，他說西醫除了相信它，沒有別的辦法。我回他說，西醫的學術和方法我是相信的，如同我相信科學一樣；但是目下那些建築堂皇的醫院，和那些神氣十足的醫生，我就是給你打死了，也不能信任。我女人雖然極度關心她所珍愛的孩子的病，但也不主張送醫院診治。她自己在醫院深深領教過多次的。根據她的經驗，也認為醫院這東西對於我們這類人，只是一個花錢受氣的地方，餘外絕無好處。在那里，醫得好的只是不醫也會自己好的小毛病；到真的有了相當的病時，不去醫也許沒有什麼，一經送去了，造化時是還你一個原來的樣子，倒楣時給隨便一弄，胡亂一來，病立即複雜擴張；或竟被當做了試驗品，直到送入地下冰室完事。現在一家七八口人，全靠我那幾十元薪資在這個生活貴得吃人的城市中勉強撐持門戶，那里有一文閒錢丟到這種地方去？

十幾天過去了，病雖不見好，但除了發熱而外，依舊沒有一點別的病徵。家裏人

一邊只用自己藥片和阿司匹靈去敷衍，一邊則用「草裏東瓜草裏長」一類話自慰着，靜心等候着他自己慢慢痊好。我則全不把這事放在心上，有時聽到了他的呻吟，心裏雖微微感到不快，但是日子一長，神經麻木，也就相安無事。

一天，下過公，照例回家去吃午飯。到了家裏，一家人都默默地呆着，一個個像泥塑的菩薩一般。大孩子和二孩子也都瞪着眼睛，淒清寂寞地依偎在大人的身邊，失去了平時的活潑和頑皮。我驟然感到空氣的冷凝，才注意到那個聽慣了的呻吟聲已經沒有，接着看見我女人紅腫得如同桃子似的兩隻眼眶。我吃了一驚，問道：

「鹿兒呢？」

大家都不回答。過了一回，我的女孩子才瞪着眼睛，蹣手蹣腳走到我跟前，十分神秘恐怖地低聲告訴我道：

「小弟死了哩！裝在一個小棺材裏搬出去了哩！」

我心里頓時像解決了一件事似的輕鬆下來。平時聽慣了那個微弱的呻吟，好

像不覺得什麼；原來我潛意識中却不免感到很深的壓迫和苦痛，現在是覺得一塊不輕的石頭落下來了。但是回想到昨日回來吃晚飯時，我還聽到他要茶的喚呼，只一夜的功夫，這個小小的生命便已結果，究竟太快了一點，有點出乎我的意料。子細問起來，才知道並無別的疾病，半夜裏退了熱，要喝茶，還會拿着新買給他的搖鈴和新鞋說笑來着；只一回功夫，就眼睛吊直，喉頭呼呼一陣響，噎了氣。誰也不知道是怎麼死的。

一切殯殮手續都是我女人一手辦理的。上警察局領死亡執照，上衛生局請人驗看，喊「地甲」買棺材收殮。到八鐘就把事情辦妥，由一個老頭子把棺材抱了出去，到南門外義塚上埋葬了。

家裏人對於這孩子的天亡，都不怎麼難過；我女人也很理智的說道：

「他在地下沒的怨恨我們。我們已經盡了所有的力量了。我們沒有委屈他，能對得住他。我們沒有慚愧。」

可是這話只有她能說，我是不能的。他出世的時候，我一點沒有過問，死的時候沒有花費絲毫精力，在他短促的一生之中，我也沒有盡一點應盡的責任。我是白白的做了他一場父親。至于說他的病，非人力所可挽救，那更不盡然。我相信我們要是能給他好好醫治，他一定不至于因這點病而死的。但是我轉念一想，我自己固然有不可推諉的罪疚，然而可詛咒並不完全是我自己。我的年紀和能力根本沒到應該做父親的時候，此其一；目今的醫院非爲我們這類人而設，我們的財力夠不上，我們對它根本失去信任，此其二。如果不是我們家鄉的那種社會，我此刻是不會做人家父親的，那這孩子也壓根兒就不會出生；要是我們能夠享用到醫學上的設置，那這條性命也顯然不致于糟塌。真正的罪孽不是在我身上，我不過從中做了一個被搬弄的罪人罷了！

看了豐子愷先生的這一幅漫畫，我想起如今的世界，上像我的鹿兒這樣出生，這樣死去的孩子，每天正不知有幾百千萬！

泰山風光

下午兩點鐘，我的老朋友來找我。在這個四四方方的寂寞古城中，這是我唯一的一位老朋友。我說：

「多天沒見了啊，近來怎麼樣？」

「我告訴你，我沾了那幾位教官先生的光，搬到泰山住下了。你到這裏這些天，還不會陪你好好逛過泰山，今天特意約你去玩玩。——這幾天山上真熱鬧。」

「是不是還是上次說的那個廟。你們叫勤務兵去和道士說，道士不是不大歡迎嗎？」

「不歡迎自然要叫他歡迎！教官先生裏面一位足智多謀的，想了個主意。第二天，我們親自去找那道士說：「當家的，咱們營房裏的屋子已經不夠住了，打算開一

連弟兄到你們廟裏來。你的房子是空的，你不給住，難道叫我們去佔人家民房嗎？——我們現在來看看，看的合了意就把咱們的屋子讓他們，咱們搬到這裏來。弄得咱們不高興，咱們就不搬了，讓他們搬吧，橫豎一樣的。」那道士還算是個知趣的人，給這麼一說，立時竭誠歡迎起來，「那，教官們願意來住，俺們接都接不到。」……哈哈，欺善怕硬，就是這個世界麼！」

「那房子還好？」

「房子好，空氣好，樣樣好。比起城裏這些破籠子，簡直是瑤台玉闕了。——你去看看就知道。」

多天沒出門，一到街上，情景有點兩樣。窄狹的石板街路上來來往往擠滿了一種鄉下人。他們的樣子打扮都大同小異：乾枯的瘦黑的臉，敝舊的深色的棉衣。有僅僅只穿一件黑布棉袍的；有在棉袍上面再套一件龐大的黑布棉馬褂的。有戴氈帽的，有戴瓜帽的。帽上，衣摺上，都堆着一層灰黑色的塵土。有些沒戴帽，裸着一頭稿色

頭髮；（間或還有拖着辮子的）有些老年的，焦黑的口唇蓋着一叢蓬鬆黃鬍子。鬍子上，頭髮辮子上，要是仔細看，也是沾着一層灰土。有的拄着龍頭木拐，手裏拿着一些粗劣的玩具之類；有的肩上背一隻小小的搭襖，裏面裝着乾糧，銅鈔；有的攔腰繫一根帶子，背後歪插一根旱煙袋。他們的眼眶深陷，放着鈍滯呆板的黯光。臉是板着的，嚴肅而又馴善。在街上挨挨擠擠的走着，每一個步子都跨得鄭重而且認真，他們也不笑，也不說話，除非在貨攤上買東西論價的時候。

這是一條城中唯一的大街，排着一些門面低矮狹淺的古老店舖。店舖大都是京廣洋貨舖，書籍紙張舖，圖章舖，雜貨舖。他們不大進這些舖子買東西，所注意的只是貨攤子。這種貨攤子都擺在店舖的門口。有的是店老板特意爲他們設來應市的，有的是別的小本貨販擺設的。貨攤種類不同，要都以小孩玩具爲主。銅質的小鑼小鐺，洋鐵的花瓶燭臺，泥製的哈叭狗，不倒翁，屁股上能吹出聲音來的小雀子，柳條編的元寶小籃，木頭大刀，木頭小鼓，木頭拐杖，木頭碗盞——都用紅綠顏料塗得很花

騷。除了這一類醜陋粗劣的土貨而外，那些京廣洋貨舖門前的攤子上却擺着另外一種玩具：小汽船，小飛機，皮球，洋娃娃，七星搖鈴，翻槓子的小東洋老……一些又精巧又古怪的橡皮或賽璐珞的玩意兒。對於這類東西，他們很少過問，頂多也不過站着看一回。——這時候那販子連忙把發條開足，那小小東洋老就賣命地「格格搭搭」翻起槓子來。看的人鬆開板着的醜臉，笑得那種傻樣子。於是同伴裏面你望望我，我望望你，牽一牽衣裳角，走了過去。

這條古舊的大街，平常給我的印象就是個灰黑色。現在堆上這些灰黑色的人，——灰黑色的皮肉，灰黑色的衣着，灰黑色的神情。——使我忽然覺得連空氣陽光都變成灰黑色的了。

轉了幾個拐，出了大街，來到岱廟跟前。岱廟是靠着城牆再套一道小城牆，所謂「大圈圈套一個小圈圈」，宛如北京的紫禁城。外牆上平行着三道大門，三道甬路

直通到裏面。大門口，甬道旁，滿都是上面說過的那種貨攤；貨攤中間的窄路上滿都挨擠着上面說過的那種灰黑的人。

借廟裏面一片鑼聲，鼓聲，喧嚷聲。灰土飛舞。

空場上東一堆西一堆，有耍把戲的，有賣西洋景的，有唱「托傀儡」的，有說書的，有搬弄刀槍賣跌打損傷狗皮膏藥的……圍成這些圈子的，也大般就是那些灰黑色的鄉下人。

我和朋友隨便擠進了一個人圈子。圈子中間一個四十來歲的漢子，戴一付古式墨晶眼鏡，握着一把黑油紙摺扇，敲着手心，正在那裏說得唾沫亂飛。這人身前沒案桌，上面沒布篷，不像說書的。圍着的聽衆，都一個個挺着頸子，聚精會神。有的獨自點着頭，有的楞着兩隻鈍滯的眼睛，無不深深受着感動，五體投地的悅服。我仔細傾聽，那人一口濟南腔，說得斯斯文文：

「……諸位伯叔兄弟，照小弟這話看來，可見天是沒錯的。神明是有眼的，所以

天網恢恢，疏而不漏，古今中外，貧富貴賤，都逃不出這個理數。可是世上人能把這道理記在心裏的，却是很少。弄到現在，這裏土匪，那裏兵戈，哄嚇詐騙，奸淫擄掠，賣朋友，欺官府，打娘罵老子……諸位伯叔兄弟，你做了這些惡孽，別人沒法奈何你，你說天可管得了你？神明可放了你……要不然水旱兵劫，小災大難，都是那裏來的……所以有一分善行，有一分善報；有一寸善心，有一寸善果。就譬如今天，小弟代表敝社同人，在這裏和諸位宣說這番道理，這麼大的太陽，這麼大的塵土，俺說得唇焦口乾，腰痛背脹，不想諸位一個大子——等一回，這地下的書還要奉送，不取分文。——俺不是個瘋子嗎？俺不是個傻子嗎……請諸位想想看……」

我擠進一步，顛起脚跟，順着他手指的地方看去，這才看見那地上四個小石頭，平平正正壓着一張長條白布，上寫道：「山東濟南崇善社宣講團。」旁批黑字：一邊是「大難將臨，」一邊是「善者得福。」字旁密密圈着紅圈。脚下又有一塊布巾，上面堆着兩疊黃面線裝小書。書名萬善同歸。

「這是怎麼一個玩意兒？平常倒沒見過似的，」擠了出來，我問我的朋友道。

「什麼玩意兒？」朋友很熟悉地答道：「很簡單的一個玩意兒，一些已經「得了福」的富紳闊老，闊老的太太姨太太，諸如此類，看見世界不成個世界了，看見人們飢寒交迫，都要淪爲土匪盜賊了，所以慈心大發，一片古道熱腸的弄起這麼個烏社花錢僱了些人到處宣善，免得老百姓不安分，自造罪孽。現在這裏是泰山娘娘的香火盛期，魯西魯東，甚至河北河南等外省各地農民都來朝山敬香，這麼好的機會怎麼可以放過？」

朋友說着話，把我帶進一座蘆蓆棚裏，棚子的四壁，上上下下密密叢叢掛着大紅大綠的畫子。畫子都是手繪的。麒麟送子，八仙，關二爺看春秋，富貴有魚，招財進寶之類，另外還有歪臉歪嘴的胖娃娃，駝背扭腰的四季美人。那些人物無不奇形怪狀，帶着濃重的設色，給人一種渾身覺得痛楚的強烈激刺。

棚子裏面川流不息走動着人，比那裏的人還多。這時我們旁邊一個噙着旱烟

袋的老頭子同兩個年青的黑漢子正在那裏瞪着眼珠滿壁鑑賞，神氣又是嚴重又是慌亂。弄了半天決不定那一張好。最後一個年青的牽一牽另一個年青的衣角，指了指壁上四張美人畫子叫他看。那美人手裏都抱着或牽着一個小孩子，大紅腮巴，大紅眼皮，大紅口唇，綠衣，紅裾，裾下兩隻小得不像話的紅繡鞋。看了一回，這個年青的在那個年青的耳根下嘟囔一下。那個年青的就去告訴那老頭子，大約是說哥哥想買這四張畫。老頭子走過來仔細端詳一回，搖着頭，在四張裏面指定了一張，問夥計什麼價錢。

「要買就四張一起買。」

「只買這一張呢？」

「一張不賣的。」

那老頭子嘟囔起來，埋怨他的兒子：「一張不就夠了？要四張做什麼？這又不是吃的……」嘟囔着，就走過去指了他自己原先看好的一張。那是一張「富貴有

餘。」幾個奇形怪狀的胖孩子合辯了一條大鯉魚。夥計取下這張來，索價一吊五。（十枚爲一吊）老頭子把舌頭一伸，一面數着那上面胖孩子的數目，數了兩次，一共五個半留着「一片瓦」的歪腦袋。（身體四肢都畫得亂七八糟，除了數腦袋，就沒法點得出數目來的）老頭子說：

「大前年俺買了一張七個的只有七個大子。紅的比你這個還多些。」說着話就要走。

「老鄉，」夥計說：「貨色可有好醜，你只管腦袋數目就對了——回來，回來，你瞧着給，沒有什麼意思。」

「五個大子兒。行嗎？」

「你再看看，你看我這上面的小孩多——多——這鯉魚——咳，你瞧，——啊？」

囉唆了半天，好容易十個大子成就了這筆交易。

出岱廟，走近北門。原來北門內外一段街道就是這些香客們的大本營。那些低賤的賣香煙賣花生的小舖子，如今都打出黃紙黑字的招牌：「××香客老店。」店門口，店堂裏，進進出出，坐的站的全是這些黑衣黑肉的不大說話的鄉下人。天主堂，聖公會，都趁機會在這一帶大活動，僱了些人滿街散發馬可全書天國福音之類的書，也有坐在店堂裏和香客們講道的。

一時也無心細看，和朋友從岱宗坊走上盤道。早前聽說，這條盤道上的人家都以在香期中乞錢爲職業，自七八十歲的老老以至三四歲的小孩都做這項營生。每人每期所入最好的可多至六七十元以至百餘元。很多人家就以此起家，買地築屋，變做小康。男人則大半不做事，終天悠悠忽忽，過無憂無慮的現成日子。據說這是乾隆爺封了的。現在我眼前的情形却大謬不然，我只看見很少的幾個殘廢的乞丐——有瞎眼的，有沒腳的，——坐在路旁，磕頭叫嚷，爲狀甚苦。看看他們身前的乞盤

裏，只有一些「煎餅」的碎片和「蘇絲結」之類，雖也有銅鈔銅錢，但如月夜的星斗，點得出的幾顆。那些乞丐一邊偷空拿「蘇絲結」在膝上搓着細索，（爲自己扎鞋底之用，或賣給人家，）一邊胡亂把「煎餅」抓了塞在嘴裏，咀嚼着。每有人過，就磕頭叫嚷起來。往往叫了半天，無人理會。有一種帶有小孩的，自己沒討得着，就叫小孩跟了人家走。這種小孩都不過四五歲，連走路都走不穩，却因要追趕行人，不得不捨盡氣力，倒倒歪歪地快跑，一面喘氣跑着，一面『捨一個錢吧，捨一個錢吧！』地噲噲着，一面還要作揖，打恭，到了相當的時候，又還要趕攔上去，跪下，磕一個響頭。這種煩重工作的結果，十回有九回是苦窮着小臉空手而回。因爲等他磕過頭爬起來時，那行人已經早在遠遠的前頭，再也追趕不上了。

這樣的一種不景氣的情形，說是能有那麼多的收入，說是可以依此爲業，變成小康人家，想起來未免離奇不經。我把這話問我的朋友，朋友道：

『那一點不假。這是真正的乞丐，那說的都是「丐官」；我叫他們「丐官」等

一回你就明白的。今天晚上你好歹別回去了，半夜咱們起來，看香客上山，那時候你會看見許多有趣的把戲。」

朋友這樣說着，其時正有一個清秀的青年人在我們前面慢慢走着。朋友指着這人低聲說：

「你看看這人像個幹什麼的？」

我一邊注意這人，一邊趕了幾步，走到他前頭。這人大約二十四五歲，西洋頭，蒼白清秀的臉，穿一件時髦的青灰色新棉袍，黑絲絨鞋子，一隻又白又瘦的手上夾着一支香煙，口唇裏悠閒地吹着哨子，看樣子竟像本地一位少爺公子或小闊之類。

這時已經過了玉皇閣。盤道兩旁開始有了人家。石頭壘起的牆，（本地建築，多以石壘牆，俗諺，「泰安有三寶，石頭壘牆牆不倒……」）茅草屋頂，——也有蓋瓦的——雖然樸素，但看去很是整齊。家家門框上都貼了新的春聯，紅紅綠綠好不熱鬧！那蒼白清癯的青年漢子就走到一個高門階的門前，推開兩扇新油漆的黑大門，

走了進去。

朋友道：「這纔是你剛才說的乾隆皇帝封了的丐家。你看看吧，像不像乞丐？不像吧？可是他們的祖宗以至他們自己，除了乞錢而外什麼事也沒幹過。他們就一直安逸舒服地寄生在那些傻瓜身上的。」

左邊連着一排屋子都是店舖的派頭，敞着三間門面，裏邊滿牆滿壁都掛着些大大小小的元寶紙錠，不用說也是備辦了賣給那些敬香的傻瓜的。其中一家店堂裏坐着兩個婦人，一個年老的，團面白肉，滿身福相；一個年輕的，抱着一個小孩，穿着都很不錯。門口一個十七八歲的姑娘，不但白皮細肉，體面乾淨，而且旗袍皮底鞋，簡直是本地十分摩登的了。這姑娘站在那裏，和一個男子說笑。男子三十多歲，躺在一把番布椅上，小腿高高地架着大腿，手裏拿着一本「折書」本的施公案在看。朋友告訴我，剛才那個蒼白清瘦的青年就是這人家的。這是店舖，那是住宅。『說了你不相信！』朋友說，這人家有一頃多地，簡直是家富戶。說是小康之家，還小看了他們！

這一路之上，都有男女香客下來。女的都穿着大搖大擺的衣裳，紅綠綿紗帶紮着褲筒，頭上挺着一撮「平三髻」，下面一雙零仃的小脚，用後跟點着地，一步一個跟跄，看樣子已經疲乏得不能支持。男的就是在城裏看見的那種灰黑色的人，一手拿着龍頭木拐，一手挽着衣裳，也已經走得倒倒歪歪，看去兩腿似乎有千鈞的分量了。

除了男女香客而外，還有三三兩兩倦游歸去的游客。游客和香客是迥乎不同的。這從外表上第一眼就可以分辨得出來。香客都黑皮粗衣，神情嚴肅得帶有苦痛成分，無論從那一點看顯然都是鄉下農人。游客則不然，洋鬼子，穿西服的摩登男女，穿綢着緞的白胖紳士，都坐着山轎，氣派自然不同；就是那種步行的，也都是小市民或學生之流，一路上談笑風生，縱然疲倦，但神情是愉快的。這分別，那些乞丐就十分清楚，他們猶如辨認兩種不同類的動物一般。對於那種黑衣黑肉的鄉下人，他們喊道：

「朝山進香的老爺太太呀，給我一個錢吧。各人修好各人的呀……」

對於那些華洋紳商學各界的，則喊道：

「游山逛景的老爺太太呀，給我一個錢吧，可憐可憐我吧……」

這個認識給我極大的興趣。我心裏想：原來上泰山的人有兩種：一種目的是朝山進香，一種是游山逛景。朝山進香的都是農民，游山逛景的則屬華洋紳商學各界。我把這話告訴我的朋友，問他這是不是一個定則？

「原則上確是如此。但得有個注解：比如前數天×××和他二夫人來逛山，就在我住的廟裏拜了菩薩，進了香。巨紳富商也間有來燒香的，但不只燒香，主要目的還是在逛山。他們燒香，無非是「以資表率」的意思。像×××，我知道得最清楚，從前是個思想很新的人物，菩薩不但不信，而且曾經打毀過的。——目的純粹，專爲朝山進香而來的確乎只有農民。」

這樣的隨口亂談着，不一回就到了朋友住的廟裏。

這廟在盤道之側，規模很大，是順着盤道上山的第一處大廟。正殿之前有大廳，大廳之前有戲台。左右兩邊則有做大雅潔的院落和屋子。朋友住的是右邊高階台上去的院子。

這院子高爽整潔，的確不壞。階台之下一株天矯婆婆的大古柏，據說是真正漢柏。院中有石桌，四邊圍以石凳，高大的柏樹兩株，梧桐，黃楊各一，正房四間，側屋三間。朋友和他的幾位教官朋友就分住了這個院子。房中窗明几淨，傢具應有盡有，都是借的廟裏的。

那幾位教官先生都是見過面的，彼此都如多年老朋友一般，一點不拘束。勤務兵泡了新鮮「大方」，拿了白金龍出來，大家就圍着石桌坐下，喝茶抽烟，亂七八糟地談起來。

教官之中一位胖子，綽號哈代，一位瘦子，綽號勞瑞。瘦勞瑞語重心長的說道：「他們這些莊稼漢呀，太可憐。飯吃不飽，不要緊；衣裳穿不暖，不要緊，菩薩是一

定要信的。可了不得！瞧他們這些瘋狂勁兒！唉，我見了，我心裏就難過！這都是國家的主人呵，國家主人胡塗昏聩得這樣子！開通民智，開通民智，一句話，還是要開通民智！」

「開通民智！叫誰去開通民智？」胖哈代嘻笑着反對道；「人家唯恐他們一朝不信崇菩薩呢！你沒聽說過嗎？宗教是補助法律所不及的。所謂社會秩序，就要這麼着才維持得住呀。假如一天他們真的不信菩薩了，他們耐煩辛辛苦苦的替你種田種地？到那時候，比方說吧，你能舒舒服服的住在這樣好的地方過神仙日子……」

瘦勞瑞一口茶沒喝完，就生氣似的搶白道：

「我舒舒服服的過神仙日子？老兄，你呢你自己呢？」

這兩位先生不知是真情還是鬧着玩，說話老是不和氣，一開口就要互相找岔兒抬槓子。我的朋友不願意聽他們這些大道理，另外提出一個問題道：

「真的，有一件事我老是想不明白。這樣雄渾偉大的一座五嶽之尊，怎麼倒是

一個嬌嫩柔媚的娘兒們執管着這個娘兒，所謂碧霞元君，倒底出自何經何典？她的老爺是誰，是不是就是玉皇大帝？那壓西王母和她又是什麼關係？」

「中國這些神話，向來只是傳說而已，那裏有什麼系統，任便一個王八蛋——比如說，和尚道士之類——信口來一個胡說八道，人家就拿來欺騙老百姓，蓋起都麗堂皇的廟宇來，塑起活龍活現的偶像來，把戲就都這麼玩起來的，只是我不知道這些傻瓜蛋爲什麼死氣白臉信奉着……」勞瑞先生說得臉上青筋直跳。

「嚇嚇，嚇嚇，」哈代先生笑道，「這個你就不知道，泰山娘娘，老奶奶，碧霞元君，你瞧她秀眉細眼的，騷勁兒滿身都是。原來她是個狐狸精，一個八千年的老騷狐。當初洪濛初開，如來佛在雲彩裏看見泰山氣派好，就想佔領掌管；可巧這騷狐也正在打這個主意，兩下裏爭執了起來，沒法解決，沒奈何跑到玉皇大帝跟前請求判斷，玉皇大帝說，你們倆誰先發現這座山，誰就是山主。如來佛說，我先發現；狐精說，我先發現。玉皇大帝說，口說無憑，你們拿證據來！三個人同駕祥雲，來到泰山。如來佛指着一

座石岩說，這裏面我放了一部佛經爲記，就是證據，騷狐正中下懷，暗自好笑。玉皇大帝打開石岩裏面果然一部經書，因和狐狸說道：這樣，你該認輸了？狐狸道：玉皇公公，請你把經書拿開看看，玉皇拿開經書，下面却是一雙纖小的紅繡鞋。可不是那騷狐的臭東西！因此如來佛認了輸，騷狐一扭一擺來掌管了泰山——是這個來頭，千真萬確。」

這故事雖然平常，說的却大有功夫，大家笑了一回，瘦勞瑞道：

「你這個屁那裏檢得來的？」

「廟裏當家的談給我聽的，千真萬確。——所以泰山上雖然也有和尚尼姑，但究竟還是道教的勢力範圍。你們看，王母池，老君堂，紅門宮，斗母宮……那裏有如來佛，觀世音的地盤？——就是這個來頭，千真萬確！」

這一個佯真扮假的說，那一個就裝模作樣的反駁，好像串演相聲的一般。我靜靜的聽着，一面把眼睛眺望前面。這院落，前面說過，是在幾重高階台的上面，正殿屋

脊，都低低俯伏在階台之下。屋脊上，展開的是半個泰安城，閭閻撲地，萬家在望。東南西三面都是一望無涯的漠漠平疇，東一堆西一塊的綴着些七零八落的村莊。這時夕陽映照，淡青的原野抹上一層淺黃，各處村落繚繞着淡淡的炊烟。對面徂徠山泛了淡藍顏色，弄得變成瑞士風景照片的派頭。汝河彎彎曲曲，從那一頭繞過山後，又從這一頭鑽了出來。再遠處，是漠漠平原；更遠處，還是漠漠平原。漸漸入了纏綿虛無之間，似乎仍是平原。忽然前面幾塊晶瑩奪目的橙黃色東西，山也似的矗立着，旁邊襯護着幾抹紫紅顏色，分外鮮豔美麗。定睛細看，纔知道那是雲霞，已經不復是地面的東西了。

「你們這地方真不壞，」我打斷他們的話說：「杜甫的望嶽詩，「岱宗復如何，齊魯青未了，」不想這樣壯闊的境界，如今却就在你們几席之上。真是幾生修來的清福！」

我這樣酸溜溜的說着，站起來點上一支烟。勞瑞先生拉我走下台階，要陪我到

廟裏各處看看走走。

一出那個耳門，看見兩個人捉迷藏似的隔着一道門在探頭探腦，探着了，互相扭了起來，嘻嘻哈哈，滾做一團。兩個人都是三四十歲的傢伙，一個頭上梳着小髻，穿一件齊膝頭的長領棉襖，一個禿頭，却是俗家打扮，他們在地上扭做一起，這一個探手到那一個腰裏去掏，那一個怕嚇，笑得軟癱了，一件東西便被搶了去。原來他們是爲一包「金磚牌」的烟捲，起了爭執。這麼一把大年紀的傢伙，鬧得如此天真有趣，真修鍊到家，超凡入仙了！

「你不還了我，我放你！」梳小髻的一個嚷道。

「還你！還你一個蛋！」禿子嚇嚇地笑着說：「今天早上你偷我的香錢，你當我知不道！」

「狗操的！你的香錢？」嚷着就追了過去，追出了大門。

勞瑞先生告訴我，他們當家的上濟南開會去了，所以他們就胡鬧。這廟裏大小道士以及打雜幫工的一共不下十餘人。廟產不小，香錢是不在乎的，當家的都不要，由着他們分贓，拿去吃烟喝酒，「跳牆頭」。他們自己也有章程：每天的香錢，上午歸誰收；下午又歸誰收；外面還有痘疹眼光娘娘，那兒的香錢又歸一個人收；香客丟錢時偶而有丟到地上的，就是小徒弟的外塊。如此劃分，各不侵犯，比關卡稅局還要劃分得清楚。——這廟香火不盛，幾個香錢只可作他們烟酒之資。上面紅門宮，斗母宮的香火可了不得，一季下來，連小和尚小尼姑都弄個幾十塊，所以他們那邊分贓的法子也格外嚴密認真些。

走過正殿，從左邊一道門穿過去，那裏一個大院子，五間敞大的正屋，派頭不小，像是官廳之類。東西兩面各有下房三間。下面院子拐角上，安置着一座大磨。其時正有一頭騾子，眼睛上罩了塊麻布，揩着磨架在那裏團團轉。管磨的是個三十多歲的矮子，皮肉焦黑，闊嘴塌鼻梁，醜得要不得。他把桶裏水浸的棒子小米之類一瓢瓢舀

了，添入磨裏；一面忙着又把磨出來的漿糊似的東西刮入一隻鉢裏。騾子在他後面追，他就套着騾子的脚步走。添好一瓢，刮好一次，回個空跳出騾子走的那圓圈，舀了一瓢棒子小米，重新再跳進去，繼續跟着騾子打轉轉。這樣工作着，人是和騾子一樣，不看別處，不作聲，只沉着醜臉子，打轉轉。

磨子那兒一道破門，通另一個荒院。那裏面一個大豬圈，一羣雞。門階上坐着一個老頭子，身邊靠着一根龍頭木拐，一隻小搭襠，黑衣黑肉，却是個香客。他在咬着手裏一塊煎餅，挺着兩隻昏花老眼看騾子打轉轉。咀嚼着，不作聲。

我和勞瑞先生看了好一回，他告訴我，這磨出來的東西就是做煎餅的。磨好了以後，拿一隻鏊子擺在地上，下面燒起火，把漿糊一瓢瓢舀到鏊子上，就結成薄塊，一瓢糊，一張餅。在山東西部這一帶，普通農家都以這種煎餅爲正餐，據說比窩窩頭好吃，而且非常便於攜帶，保存。農人早上起來下地，帶幾張煎餅在身，整天可以不用回家；工人上工，也帶這煎餅；寒苦人家子弟上學，也帶這煎餅；做賣買的小販子，趕牲口

的，出門行遠路，一去十天半個月，也是帶了煎餅去，歇店時候不用花火食錢。

「你會攤煎餅嗎？」勞瑞先生問那個醜長工說。

「會。」

「攤煎餅可不容易。火頭不到，結不起來；旺了，就要燒焦。是不是？」

「……」那板着的醜臉子笑一笑，隨即板還原，回復一付苦相。

「你在這裏幫了幾年工了？」

「兩年。」

「餵豬，餵雞，攤煎餅，還做些什麼事？下地？不下地？」

「下地。」

「地陰子裏那些盆花是不是你經管？」

「點點頭。」

「打掃呢？」

點點頭。

「出毛坑呢？燒茶燒水呢？料理牲口自然也是的嘍？」
點點頭。

「可了不得，——當家的給你多大工錢？」

「十八塊。」伸一隻手比着說。

「一個月？」

「一年。一年。十二個月。」伸一隻手比着說。

「十八塊錢一年？」勞瑞先生像個呆子似的驚叫起來，「他媽的！你瞧。」
那一個不做聲，依舊跟着騾子跑圈兒。

「你家裏還有些什麼人？」那是你誰？」勞瑞先生指着那香客老頭子說。

「是俺爹。」

「來進香……就順便進來看看你……」

「……」

勞瑞先生傻裏八氣的，把這些話問個沒了時，直問到勤務兵來找我們吃晚飯纔罷休。

吃過晚飯，又圍着石凳喝茶抽烟，胡扯了幾個鐘頭纔睡覺。朦朧之間，朋友把我叫醒。我摸出錶看看，不到十二點。隔牆盤道上隱約有人聲，又聽見一個兩個的鞭爆響，遠處有狗子叫，七零八落的。朋友說：「香客快上來了！咱們出去看去。」

哈代先生被我們吵醒，也起了身，要和我們一起去湊熱鬧。三個人同出來，廟門已經大開。白天擺在正殿旁邊的一個靈官菩薩，此時連同龕子搬了出來，安放在擺在門口路當中的一張方桌上。桌上一盞豆油風燈，一隻破磬，中間設有茶葉果子之類供品。那靈官圓睜眼睛，張嘴露舌，紅鬍子直拖到胸口，手拿一根鋼鞭，端的威武，一個道士衣冠端正，眼目惺忪的坐在一條板凳上，不住打呵欠。

「香客快上來了嗎？」

「就來了！就來了！」

據說，這道士是當家的胞弟。這廟裏香火不旺，惟獨這座臨時擺設出來的靈官菩薩跟前，因為當着要路，却是個極肥的肥缺。這肥缺別的道士沾不上，當家的放了他的令弟來承乏。每夜收入，大有可觀。我看這道士，溫文爾雅，果然很有身分的樣子，不像白天搶烟捲的那兩個傢伙的下流相。

在這裏站了一回，閱無人聲。哈代先生不耐煩，提議往下走，去迎頭攔看香客上山。往下走了一段。路旁所謂丐官家，都已開了門，點着燈火。婦人都已出了馬，各佔據一個要隘，帶着孩子，拿着乞盤，火把，一切準備妥貼。所謂要隘，都是他們臨時安排的。有的用一條或兩條板凳，橫着攔住路口，僅僅留下一人過身的空當，乞盤就放在這空當處；有的則是用石頭壘成一段或兩段障礙物，橫攔去路，自己盤坐着，當着那空口。這些婦人，有年青的，有年老的，都化了裝：穿着破衣服，不是白天看見的那種整潔

樣子了。但是也有化裝得很馬虎的，往往破衣服下面露出的是粉紅色新洋襪，新鞋子，鮮明潔淨的印花布褲子。

還有一些男子，在路旁擺七個大石頭，每一個石頭上擺一盞豆油風燈，意思是替香客照路，但也擺着乞盤；一路上有小廟，像南邊鄉間的土地廟，裏面却是靈官菩薩，也點了燈，有人守着。

在這些人裏面，白天看見的那些殘廢乞丐，却一個也找不着了。

我們慢慢的走下來，那些婦人看見，都忸忸着藏起臉來，有的竟連忙躲避到黑暗處。哈代先生有意找她們談話，無人肯理睬。直走到一棵大樹下面，那兒一個老婆婆，當着路口坐着，旁邊還睡了一個小孩。哈代先生說：

「老太太，你辛苦呵！」

「不辛苦，哈哈！」那老婆婆不好意思的笑起來：「先生，你別見笑，我們這裏就是這規矩。」

看見這老婆婆是個開通的，我們站住了。老婆婆客氣之至，拖了一條凳子請我們坐下。那睡在地上的孩子也醒了，從被窩裏探出頭來，皺着眼皮張看。

「這是你孫子嗎？好福氣呵。」

「是俺小孫子，哈哈，」一邊押一押那孩子的被頭，笑着說：「冷不冷？你好好睡罷，哈哈。」

「一夜討得多少錢？」

「哈哈，沒多少意思呵。不過五吊六吊的，好的時候也上過十吊。沒多少意思呵，哈哈。」

「幾位令郎，你老人家？」

「三個，三個。」

「好福氣呵！……家裏有地嗎？」

「幾畝地。哈哈，幾畝不好的地。橫豎夠吃的。哈哈。」

這時四野裏一片昏黑，祇有這條盤道上亮着些紅的火光，東搖西幌，此暗彼明。一回兒工夫，西邊一團漆黑裏忽然鑽出幾點火，那火點子越來越多，像是從一片樹林裏繞出來的，漸漸成了一條長串。接着狗子叫了，遠處湧起一片婦人的叫嚷聲。老婆婆也忙了起來，把身邊一把高梁桿點上火，瞪着眼等着。小孩子從被裏鑽出半段身肢，——却是個赤膊。

『奶奶，來了吧……』

『不忙，不忙，小心招了涼。』老婆婆慌忙把他重新塞進被窩。

靜寂的空氣頓時熱鬧了起來。

那串火光越幌越近，婦人的叫嚷聲低下一批，又湧起一批。等到前面近處也尖溜溜響起一片聲的叫嚷，那串火光裏已經隱隱約約的顯出一些人和零亂的脚步了。

老婆婆咳了幾聲，掃清一下喉嚨，不好意思的望一望我們，伸長着頸子向前張

看着。直到那一長串人影響着一個一個的銅子落入乞盤裏，通過了前面一道道嘍聲鼎沸的關隘，到了近處約摸一二丈的地方，她纔用一種出乎我們意外的最敏捷的手法抱起了她那個赤身露體的孫兒，放到自己懷裏，用衣裳掩蓋着，同時放開洪亮的聲音，唱了起來：

『燒的是平安香呵，捨一個如意錢。看你五穀裝滿倉呵，添子又添孫……捨一個錢呵，各人修好各人的呵，捨的快發的快，捨的多發的多呵。老奶奶看在眼裏的呵！……』

當她這樣唱着的時候，那個行列已經到了跟前。她的孫兒自動的從她懷裏鑽出來，跪到地上，雙手拱在胸口，一上一下的動着，牙齒發顫，清涕直流。

那批香客正就白天所見的一樣，有老有少，龍頭木拐，小搭襖，手裏各秉一枝香，低着頭，神氣嚴肅得帶着苦痛成分，一步挨一步的從障礙物中間留好的缺口處走過去。每走過三個五個，總有一兩個從搭襖裏摸出銅子，丟到老婆婆的乞盤裏。有時

也有攤開手心，或是拍拍搭襠，表示錢已經完了的，那老婆婆就有一種權利伸手去掏查他的搭襠；查看了，實在是沒有，纔放他過去。如果這樣子的香客一連有這麼五六七八個，那這個老婆婆就着了慌，一邊咒罵似的狠聲嚷着，『你是行好的呵，你是行好的呵！』一邊就有權利去扭住一個香客的衣裳，不讓過去，直到別人代給了錢，才放他走。

這一批香客過完，等這麼三五分鐘，又上來一批。一回兒，又是一批。老婆婆一回兒把孫兒塞進被窩裏，把火把用石頭壓死；一回兒又把孫兒抱出來，把火把搖亮。間歇地忙着，弄得氣喘汗流一回功夫，看看那乞盤裏已經琳琅滿目了。

『奶，』那孫兒鑽進被窩，探出頭來抖顫着說：『今晚要錢都是俺的。』

『是哩，是哩，都是你的，都是俺小寶的，哈哈哈哈哈。』說着，笑望了我們。

『老太太，』哈代先生說，『你這錢該當給你小寶寶，他比你老人家還辛苦，好給他做幾件新衣穿，給他留着娶個漂亮媳婦兒。』

「是哩，是哩！哈哈哈哈哈。」

這時東南西三面一片昏黑的原野裏都不斷的有一長串一長串的火光出現。上來的香客二十個一隊，三十個一組，過去一批，又來一批，漸漸越來越湧，老婆婆大有應接不暇之勢了。

盤路上前前後後搖幌着一片火把，婦人的叫嚷聲震徹四野，山鳴谷應……

我們三個混在一批香客的隊裏循路回去。這回去，可不像下來時那麼容易，每走這麼丈把路，就是一個關，一個婦人把守着，叫嚷不已。我不知道有這個情形，出來時竟沒帶一個銅子，過一道關，就被窘一次，不時有手來掏我腰包，扯我的衣裳，我只好暗暗叫苦。哈代先生却滿不在乎，大搖大擺的跟着香客後面走。

忽然一個人扭住了我。按照剛才的經驗，只要擺一下身肢就可以脫逃的。這次可不行。我被那人扭出了行列，弄得無可措手。我停睛一看，那人披着一件破衣，白皮細肉，一把粗辮子，不是別人，就是我白天看見的那個體面乾淨，衣飾摩登的十七八

歲的姑娘。在此惶恐狼狽之中，我聽得哈代先生呵呵大笑了起來。

「那不是香客呵！那不是香客呵！那是上面廟裏的先生呵！」一個男人遠遠的站在門上嚷着。

我看那男人，也是見過的，正是白天在路上遇見，一塊上來的，那個蒼白清癯的青年小夥子。

說時遲，那時快。那姑娘給提醒了，羞得要不得，使勁把我一推，就像一隻兔子似的竄到黑暗裏去了。

脫了險以後，我反對再混在香客隊裏去，免得受這些無妄之災。哈代先生一路把我取笑着，一直到了廟裏。

廟門口那位守着靈官的二當家的道士，已經不是剛才那種溫文爾雅的樣子。他一手握着敲磬的木槌，衣袖捋到臂膊上，敲一回磬，嚷一回，唾沫四濺，臉紅耳赤：

「開路第一盤，上山第一關，這是靈官爺爺啦！你們拜靈官爺爺啦！替老奶奶報

信的啦！靈官爺爺不報信，老奶奶不知道呵！開路第一盤呵！你們都要拜呵……」

那些香客踉蹌的走過來，都馴順地跪下，磕頭，丟錢。有一些不拜的，拜了沒丟銅子的，道士就用條凳攔住他，不許過去。如此這般——又要嚷，又要敲磬，又要忙着攔阻不丟錢的香客，——工作竟是十分繁重。因此忙得他臉紅耳赤，丟了他溫文爾雅的身分。可是看看他那扁盤裏，已經滿滿的半扁盤銅子，比起下面那些沒有菩薩禪的，到底不同了。

回到朋友房裏，已經快三點了。遠處近處的叫嚷聲，敲磬聲，一直鬧到天明。

一九三五，八月十日。

